

T 3195/3302.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41

6

永新縣志卷之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永新縣知縣王

瀚輯

藝文第十

記序碑銘

辭賦

詩

文章之為事末矣然於數百年後攬撫舊跡勒為
成書非盡憑臆斷其失

說往往藉以發明

考之者有所徵

也作藝文

元宗果志
卷一
里而難治

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

宰俾教其鑿井耕田養生送死

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以榮祿

教民爾士既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息

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詐暴憎斯無愧於取直而

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爲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
牛僧孺之言與荆楚爲鄰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
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
小人力耕而喜闢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鳴鳴鼓
角雞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勿
以險遠難治而自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
其爭因其利而役之則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
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老慈幼悉知而勸於爲善自
無懷詐暴憎之習矣然後手揮五絃於堂上樂其志
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靜居仁由義皞皞熙熙同登壽

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事待子三載而來
歸報政也勉之行無忌

重修永新縣治記

宋張洽

永新縣廳舊有記文林郎胡堪之所作也胡公實建
之始以紹興庚辰終以嘉定己巳五十年矣火於峒
寇因陋修葺至寶慶丙戌又十有八年予初至官棟
宇欹傾而縣獄百年頽敝爲甚囚多瘦死乃先鼎新
其獄次年遂建廳事以達於吏舍其冬又次臺門而
新之輪奐有加於舊視所謂毫釐無取於民者亦迨
無愧今年將新其中門適有池陽之命乃不果作

待後之君子胡公之記石磨滅了不復存紹興初柴
必勝修縣圖經續胡公而後十有二人今復參諸故
牘得柴公而後章公賢至洽任罷之年月并審胡公
之記與其人而刻龕置壁間嗣書者幸勿廢

春風堂記

宋寶謨閣學士楊萬里

歲在乙未摘山之寇起湖北歷湖南以入江西吉之
永新首罹其毒寇平之明年冬縣令臨川黃君慶得
初蒞邑民告多盜不問一日盡呼擲者圖之邑民大
驚莫知其何蓋警盜者即盜也咸服其罪吏忿抱文
書立庭下不去問之吏叩頭曰故府文書若干寇退

今亾若干黃笑曰書不亾也吾於爾乎取之三日不
得必三十日果盡得亾書疑事至前物凝縷解芥月
民大悅服乃於縣治之東因其堂之舊掃溉之增以
兩廡植以花卉偶闕於壁得前縣令元公厚之之詩
於塵埃塗墮間拂拭而讀之愛其桃李春風之句遂
以名堂因吾友劉晉景明謁記夢得之學淹貫古今
其未擢第開門授徒江西閩中之士從之者數千百
人予雖未識面常聞其賢也獨不知元公之爲邑於
斯今幾年其所種桃李今皆在乎其樹公予所植也
其臺池公所經行也景明其爲夢得詔之夢得問之

故老攀桃李之殘枝挹春風之新吹亦足以仰而思
俯而歎見桃李如見公而百年之事固恍如昨日也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二月二十六日記

縣學舊記節錄

宋縣尹躬邑人

永新古縣也唐制郡縣有學學有孔子廟永新之學
蓋始此我朝慶曆間詔縣士滿百人得立學及廟厥
後教養之制有加崇寧間徽宗頒舍法於天下作新
人才建炎初學宮圯廢士鼓篋莫適紹興八年趙公
不愆爲宰於是議建學宮未幾殿堂齋廡厨庫門屏
悉具塑先聖先師十哲像繪七十二子之徒俎豆布

列復見太平儀禮及牛公宏代至覽學西偏尉司門
徧東廡二齋未足容衆欲改作而未遑今上紹興十
四年議復天下舍法縣皆葺學養士會提刑夏公文
提舉學事躬永新人也備員末屬請以學之東圍易
尉門增置二齋夏公忻然可之聞於朝命縣按圖鳩
工四齋相望既廣且正中外煥然一新而趙公之績
牛公之志於是獲成焉牛公命躬為記夫大江之西
山高水深古為之最義山綿延百里川流萬折異材
世出史不絕書若姚元之牛思黯劉冲之後先相踵
為相下此殆無論已然冲之世永新人按史元之則

陝右人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後安定鶉觚人二公固
寓跡於邑者也今縣東有古墓世傳元之母塋焉北
有聰明臺元之築舍其上覽山川勝槩以博通群籍
思黯之祖自交廣罷官還至柳衙間為土寇所掠方
幼與母獲免避入邑西鄉遠長與母舍元之故基積
十餘年成學工文母卒塋才德鄉大學里尋遊長安
第進士第一武后睿宗宗朝元之三為相穆宗文宗
時思黯亦再為相冲之登進士第二仁宗朝拜中書
門下平章事世之相去四百餘年而三相繼盛非邑
山川之為助與牛公即思黯之裔其家譜亦載之夫

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六行六藝皆教之所
有事也然必以聖人爲教學之極所謂學始乎爲士
終乎爲聖人又豈特區區名利計哉士能體此而期
至於聖人則繼三相而爲社稷之臣亦其餘事此自
然之明效也紹興十五年十二月

三相堂記

宋司業龔源

吉之永新縣西出六十里爲禾山山有甘露寺寺有
三相堂三相者唐姚公崇牛公僧孺今朝劉公沆也
禾山自邑清涼峽循龍門數十里至寺禾山最僻而
寺占山爲尤深故人跡罕到到者皆愛而忘歸蓋其

峯巒層出雲木蔽虧一勝地也世傳二公遊學於此
劉永新人信然按唐書姚陝右人牛實隋奇章公之
後少居下杜資賜田爲生東南望廬陵郡廼江南道
右採訪使所蒞相去遠甚顧肯來此何哉然古之遊
學或之四方或不出其里各隨其志固有生乎龍門
長而南遊至九疑浮沅湘乃已者則二公之來禾山
理或有之雖然人情所安隨地轉徙方其隱居屏處
衣䟽甘糲目送殘雲耳接鳴泉徜徉取適蓋將終身
焉不厭一旦去幽翳取榮顯心滿志得正簪笏於廟
堂之上追惟平昔所居正如夢中經從旣寤之後無

甚眷眷之意而其居人方且稱誇相慕觸目生感遇
平石則曰此公之所嘗坐也遇長松則曰此公之所
嘗倚也遊人至此徘徊其下顧瞻歎仰或刻記或賦
詩蓋亦人情也劉公嘗留詩山中其斷章有四百年
中三出相不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則此山之人其眷
眷可知也堂之建久矣始在寺羅漢洞之陰今志傳
禪師徙之善法堂之西隅且塑三相之像盛具其邑
人龍恩序本末屬余記之思有道之士也不赴選部
而事方外久矣而志傳東林聰公於其來住持實思
建請且言法說微妙道韻冲淡視天下之物無足以

經意者其事像設蓋亦因人情之所願而爲之以爲
山門之光然則余之言豈可已耶紹熙五年七月中
元日

重修州學記

元進 馮翼翁 邑人

學校之設所以明人倫也視科目之興廢爲學者之
作輟古未之聞也使不鄉舉里選人倫之道固當明
則學校之廢固當修修學校一也或借意於科目方
興之日或留心於科目斃廢之後以此扶世教明人
倫人心所嚮移固在一舉措間耳永新自混一以來
衣冠之冑禮樂之習懷仁義而樂忠信以視後來科

興之際人心習俗何如也然黨有庠家有塾有往學
無來教今茲科斲廢人心習俗以視前科興之際又
何如矣物窮則變時往必復不有障其波流風靡之
漸而進之衣冠禮樂之舊者乎則臨民職教之官皆
得其賢斯有相之道也今公之賢適與教宮陳質同
時其留心學校不以科斲廢爲作輟所以明人倫而
爲人心世教慮甚深矣使予言有驗則後來繼今之
賢皆能以新俗美化爲務義山禾水衣冠禮樂之復
其舊與他日科目得人之盛予尚幸身親見之至元
六年歲在庚辰正月之吉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記

元龍人夫邑人

進士設科以來宋爲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吾永新
爲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
蟄然鄉校巋立劫灰間龜趺龍文煜煜故無恙天之
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於今二十年自行省入
貢若干人擢上第爲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君自鄂
省以書諭曰將更爲新碑以昭盛事願誌之予兒時
從長老遊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對殿陛爲前三人
某爲宰相若名卿大夫某汝家父若兒孺子勗之予
不肖留落且衰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

予喜也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數路不在焉
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為
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
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君青
雲初武耳由是躡穿階樹大名邇之署旂常鍾鼎遠
之流芳太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
於乎尚相與懋敬之哉至順癸酉仲春朔日

重修儒學記

元儒學
提舉 李 祁

三代之學與軍旅之事未嘗不相關也是以天子將
出征必受成於學既征執有罪必釋奠於學以訊馘

告蓋學校乃人才所自出受成於是欲資其才以成
功及其反也則以成功告此天子之學然也而諸侯
之學亦莫不皆然魯僖公之作頌宮也詩人頌之其
言曰既作頌宮淮夷來復矯矯虎臣在頌獻馘又曰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又曰既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猷淮夷率獲一詩之中反覆
咏嘆率皆形容當時軍容武公之盛魯謂軍旅之事
無預於學校哉吾夫子以魯司寇攝行相事夾谷之
會却萊人於雍客談笑間三都之墮仲由實任其事
魯師及齊將戰樊遲請三刻踰溝齊師卒遁而冉有

永新縣志 藝文卷十
以用予入軍則當時之爲師弟子者其能否可見矣
魯謂儒者之道果無預於軍旅哉自三代之制廢而
文武之教遂分武人目文人爲迂濶文士指武人爲
粗戾互相詆訾不相入而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
以前代之爲將帥者祀其中是蓋知其末而不知其
本者也千數百年之間習是爲常而莫有能推明其
故者是可歎也已永新文學之士由前代及今於江
西爲盛學校廢弛自兵興以來則然今新安俞公領
符來鎮是邦首葺興文閣明年有事禮殿嚴飾像設
及從祀諸賢闢兩廡移置戟門使殿庭廓然有容櫺

星門則改創於泮池之外繚以宮牆旣成請記嗟乎
學校之不預乎軍旅也久矣自吾夫子荅衛君以軍
旅之事未學後人不詳其意遂以軍旅實非儒者所
有事而儒者亦或假斯言以自掩其不能此近世之
通患也今俞公之爲是役不以守職爲拘侵官爲嫌
舉積年學校之敝而新之旦朔奠謁進升講堂討論
古今肄習禮樂非惟使韋布諸生得以從容涵泳於
教育之中而介冑士亦得以踴躍歆慕於觀感之下
將見學校之政與軍旅爲一異時人才之由是出者
文足以經國理民武足以折衝禦侮則三代之制可

以漸復其權輿顧不在是歟吳元年歲在丁未十二月一日

籌勝亭記

李 祁

新安俞公守禦永新之三年軍政既修百廢具舉邊境寧肅威惠大行乃改作新署於城之西北後枕重岡前引列峰既顯敞而高明矣復構亭於署居之後窓戶四達榜曰籌勝乃進將校幕府之士告之曰天下之事勤則成怠則壞此理之常然也始吾之初至也此為荒烟野草之墟過者未嘗一顧焉為之薙草除棘蒙翳忽開勝地若天作地成此其效可知也向

非吾勤於其事則茲土荒淹沒於荒烟野草中久矣今與諸君來鎮此邦勵甲兵備器械兵勢既振境內清肅始得謀一日之安此署居既作而斯亭亦不可不構也諸君其為記使後人知吾之所以為此蓋勤以成之諸君推斯義以無曠乃職則吾過免矣於是

有後於公者曰古有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者矣李德裕之鎮西川也承郭釗廢弊之後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兩詔西達吐蕃日召閑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幾皆若身嘗涉歷而全蜀以安此雖古今異宜而公之為此又

何讓古人哉况能策之以智持之以勤則又昔人之所未有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人臣事君之法而公能之則斯亭之構其決勝千里可必也由是以延賓客陳尊俎談笑樂成何過之足云於是公忻然起舉酒相屬曰若子之言誠可以免吾過矣余因其請記遂爲書之吳元年十二月望日

譚烈婦詩序

狀元 羅倫 修撰

天地之常經閑節義而立者也夫人欲莫甚於生惡莫甚於死廼節閔鑊而甘刀鋸卒之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爭光日月以立人極此孰使之然哉節義之

閑人心無以尚也若宋譚婦趙是已婦永新人歸譚氏年廿七元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未幾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污之婦罵曰女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敢吾辱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八磚宛爲婦抱嬰兒狀或磨燬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時若二婦者天實異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寇永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戰

屢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
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
殺之於虜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函公
耿光相下上夫豈偶然哉此特慷慨於亂離耳若夫
遭世承平從容就義不猶木易乎吾見之矣樂安從
夫死者二人以身代夫死者一人永豐從夫死者一
人由是觀之婦持節義而淪草莽者可勝道邪於虜
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乃有助邪暴正獨非
人哉其終不死邪何忍至斯甚也世之指目人輒曰
婦人婦人豈易能哉丙戌同年陳君粹之來僉
江西憲事按節永新感異興嘆合古今詠歌刻石於
祠戒知縣事李愷屬序於倫是關人道之大知當務
之急也故序成化乙未冬十月

文山詩史序

禮部侍郎劉定之 呆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
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
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
國次及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
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而有待於天勝人之必有
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

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
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
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
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
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恭履善甫者指
南集中所謂范曄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
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
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亾憫其忠臣義士之同蓋慟
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
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於序孔子不以仁許人

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
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
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處嶺
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
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平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
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亾之後而其身可
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
國猶未至於亾也身且死矣國已亾矣於是乎有首
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
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不在是詩乎以是

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鑿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

端威觀斗室記

劉定之

斗室者端威觀道士某之室余所寓居者也橫縱俯仰皆僅丈許覆而穹窿焉履而坦夷焉皆以板環顧而皎焉皆以素飾壁啓兩扉於前夾以橫窓窓扉之下但以爲坐立之倚而別有出入之戶焉其外就樹陰下爲粉牆畫以山水輕舟縹緲有洞庭君山之滸仙者往來之趣蓋其室雖小而所觀之遠有如此者道士之爲也而余日夕讀書其中忘其所寓之小而別有存夫遠且大者又余之獨得而彼莫能與也迺從而歌之曰起樹間兮風聲月窺牖兮鶴夢驚羽客

今步斗何環珮兮鏘鳴客有過而續之日維斗煌鉉
今帝車孰高攀兮天衢悵歲月兮云邁尚有待兮卷
書宜德元年春

升虛樓記

劉定之

余與從遊者僦居道士龍清樓室雖小而實高登之
者若升於碧落大虛而笙磬玲瓏皆俯瞰焉至於烟
樹蒼茫萬家之邑皆可日接又限以清溪塵囂不及
因命曰升虛嘗聞長老言此地昔爲邑大家御帶張
所居石澗迭舍珊珊有環珮聲作亭其上與客流觴
鑿石池畜金鱗魚綠毛龜紅藻碧荇閒居照影遊戲

則斯樓之下是也其後張族從文信公起兵勤王不
克死之爲荒烟野草幾何年矣老氏之徒乃來作宮
壯麗畧相及而無其貴富之娛樂又不知幾何年焉
蓋其爲故家爲道院皆暫寓於此地而余與數子又
暫寓於道院其可常乎雖然求其常存在乎人焉獨
不宜相與勉之乎後將有以其聲光託山川爲永久
而或茫然以爲林慙澗愧寂不足道與草木共腐皆
不可知余宜與數子內省而懼焉乃記之并次第其
氏名於左曰予弟寅之主敬曰劉昇幼顯龍需邦舉
吳約處博陳榮敦仁陳觀萬瞻陳泰通夫凡七人

夢韓堂記

明尚尹 臺 洞麓

諫議長洲陸先生祭始以直言忤用事者左官西南是時海內高先生之風節比爲今之志完矣臺初從計吏已慨然想慕其人後二年先生起遷永新令臺獲私朝夕先生歎政之弗承於理也嚴法正訓宣威布采不數月縣以大治時大吏多嫉其所爲意軼軼不自得數引疾求歸但假寐夢有來訊者曰君奚如韓子夫韓子不肯爲陽山邪先生寤曰異哉茲殆告我矣所請爲少止是時比部永嘉趙先生廷松適起倅吉感夢之能以微言中先生也爲大書扁其堂曰

夢韓今又十有五年邑吏氓有事是堂低回髣髴猶若見先生之施措也比歲郡倅黔陽黃侯珙攝縣撤舊改新之未幾令令廣陵沈侯珠復竣厥成二侯於先生嚮徃素至謂臺盍記以示來者臺曰然先生惠吾邑功甚大然方其數引疾求歸也非夢有以啓之去志幾決矣再留浹歲以觀有成視韓子陽山之治不啻過之則吾邑之蒙惠於先生也夢之功尤大堂以是名宜哉或曰先生於韓子道固同乎臺曰噫予何知之然尚論昌黎立朝大節著奮當年肆爲文章翼六經而排二氏固先生所景服弗厭者蓋其懷榮

永新縣志 藝文卷十
急進感賦獻書則先生趣舍殊校識者或能辨之獨
動抵羣嫉齟齬當時迹韓子所遭履視先生若曠世
相謀焉夢之符應其非偶然之故耶抑先生之賢久
噤不施用異韓子之迄顯庸於後也乃二侯意獨至
非重有感乎其時哉是爲記

永新縣政學工成記

節錄

尹 臺

三代之盛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以學爲本務故學
校之建繇國都達乎閭巷其制彬彬備矣其時吳楚
之邦介在要綬之外先王聲教所鮮及况壤接乎江
嶺之僻者學校之政惡能概然並施之則其民之安

於簡陋不可程督宜先王莫得遽變之矣天地生人
風習久而漸開今吳楚人文蔚然宣炳於四方卽詩
所稱王國多士未能或之盛者聖人在上德教涵漬
之效豈人力也哉吾永新昔列吳楚之壤所謂接乎
江嶺之僻先王聲教所鮮及者也廟學之建肇自宋
慶曆間前此蓋未聞有興舉之者矣夫學校士之肆
也士居之以成業其建樹胡可無慎擇也往學舊宮
擬邑西南諸水之會風氣悶壘士業於是材賢號稱
不乏今代遠地易水渠壅廢形家每以爲病士藝絀
修科第屢聞癸丑之春廟忽燬不可無議改卜也於

是巡按御史吳公遵聞而重念之檄縣俾計其可令
長朱侯賢爰諏衆志以臺常相邑西南隅舊爲監司
行廨者中敞外密罔支委伏山川儲靈人文宜茂報
上吳公是之迺筮日庀材採築全集不數月而文廟
成乙卯春祀先聖於新宮其秋二士並薦明年春登
進士第者一人厥兆示昌士類胥悅已而吳公代去
朱侯尋亦召入工弗迄竣巡按御史徐公紳繼至迺
屬令長馮侯符俾鳩度迺成馮侯受令降觀周揆
攷勢正方廟更其向增其址加崇二尺有羨堂視廟
升三之一廉辨級施左右廡序以嚴以翼已而禱星

之門敬一之亭啓聖名宦鄉賢之祠靡不煥然飭新
齋寢庖湍門廬牖與觀遠穹豁咸登其制官師獻奠
陟降有次講肄游息有舍前承楔綽後引度閭周垣
外繚砥道中貫恢然通邑之偉觀矣役始甲寅秋繼
成迺事則自丁巳夏迄戊午春創構時迺大備蓋巡
按二公倡作嘉成於上邑長二侯始勤終於下賢
績其庸可忘於是徐公撰書屬臺以記將推前作者
之休美而自遜以弗與也臺惟事因人立功以時究
非知政之先重者不足與成於教化之務吾邑雖三
代以前載籍未有所稱紀然上下二千年間計其民

之朴茂秀穎可振古賢士之業者豈鮮迺其材不一
顯用於先王之世豈非學校之政偏而或未之興邪
夫三代建學欲專成士之材德使咸適於治已治人
之道達諸家國天下無弗理焉耳是故道莫大於人
倫教莫元於禮樂人倫明則百姓親禮樂用則庶事
順是先王教化之大端也我聖祖立國首申三代建
學重師之義皇上惇倫紹極列敷言以示彞訓其欲
成士之材使咸躋三代之道化何其盛歟惟士能自
立於人倫禮樂之道教然後不負上之所作成其要
在擇術知慎而已孟氏矢函之喻不旣深切痛至矣

乎頃舊學弗稱後先大吏暨邑長令旰夕吃吃不少
懈幸擇地之善以居夫士矣乃士自居其身不知所
慎擇焉可乎夫本其知能之良廓之於人倫禮樂之
大以成其材而自進乎治已治人之道是擇術之善
皆非由外得者自今吾邑士講道論業歌遊出入於
此學必俛焉孳孳慎求而弗止怠則出而履衆職之
任列百官之中頌然不失其材之成庶幾家國天下
之理可賴其輔翼不匱斯固二三君子改學興教之
盛心抑士所以自成乎學不愧其治已治人之道者
也嘉靖甲寅秋月

新建興文閣記

尹 臺

舊學閣稱興文自宋迨明靡易也鄒文莊公嘗訓其義以告邑之人士矣無已請釋文莊往意永俟教思於無窮聞之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乘陰陽著日月星辰之紀故法象昭懸四時之變出焉聖人舉仁義章禮樂政刑之教故倫常顯布萬民之化成焉大哉天與聖人之文煥而易見不可數陳然變之所漸化之所成百姓固日用而不知也君子學以致道必著察乎行習之間賁宣其文以施之身而措之家國天下其義固微而難識

非心通而性有之不足與於斯也夫陰陽經緯於天則包絡萬有而不遺矣仁義推行於聖人則裁成衆類而靡或矣傳稱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其微而難識者固煥而易見之根柢學者欲有所從事不知所致力焉可乎蓋孔門以博約爲教功始心性之存養而效極天人之合一其文之燦然蔚炳光著四方孰得而遺揜之故君子博以致其全則物之散殊不亂皆文之備於身者也應感無方而富有之業可廣約以反其實則理之條貫有倫皆文之出於事者也時措之宜而日新之德可崇茲孔門之學所以

繼文王有興而與天同其無息與自博約教衰士不知交之出於性有故發育峻極藐然無涉於三千三百之履踐學失所從事文欲興之何由蓋子思言文王之文在純於天道之不已而孔子語文之有得要其成歸於躬行之君子則士欲繇君子之學以進乎天與文王之文其道之所馴致可推已文莊舉豪傑之士所以異凡民者在善學與不善學之間而以先儒辨學之說明焉其義殆切至矣賢侯作新斯閣欲興起一邑人文於有造良師生日講遊詠習其中仰而企俯而思不知先辨其志則何以自列於善學之林夫豪傑之去凡民始乎志之羞殊而終之所成也奚啻千里是故士達而志行則思以此文興之政所謂其君用之而安榮科第豈我貴乎窮而志塞則思以此文興之教所謂其子弟從之而孝弟著述豈我重乎斯豪傑之能自興抑亦善學之明驗已若夫勦襲經說詭其文以幸有司之售揆飾辭章誇其文以竊鄉曲之譽是凡民不善學之陋未足與與於文王之世况望其能自興也哉余繹文莊遺論敬申斯閣之義亶告來士使各審所辨擇益求善學之方以無負賢侯作新盛意庶曰其式有大拔於凡民乎萬曆

丙子冬月

崇正書院記

節錄邑令江浦朱賢建於鳳尾洲

尹 臺

崇正乃士之常語其義若可忽也然始學者苟善反而力求之則有終身不能窮其指歸者焉今士所誦法六經語孟固皆聖人微言然舉其近人而易入者莫過大學一書夫明新至善綱領既燦然矣乃其條目未有不始格物而能造其極者古今訓格字必兼至正二義何童而誦之明其義以措之身心白首不一見耶物理本出吾人之性冲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其初何嘗有不正者惟不能實致其力以至之則

推之事爲徃徃失其正而不自知非世之所同患乎大學示格物之要必先知本義固深切著明則今之言格物以致其知者舍知本何適矣故欲崇吾性所有之德使出之順應不失物理之正其要必自知本始斯格物之首要達之知意心身極乎家國天下之大一以貫之者也故搆以知本則學之始辨矣而至乎物理之正以崇廣德業極而效法天地聖人之能事畢焉要其終始之相成一敬以持之而已故表以欽止則知本之全功以備自虞廷精一之傳以訖孔門求仁之訓莫之有遺焉者矣吾黨之士尚默識以

自修從事大學先要進求孔門終始全功斯可庶幾
聖人之徒也已矣

馬頰廟記

尹 臺

馬頰廟不知建自何時其地據邑東峽口兩岸青山
相對石壁側立深林蔽虧怪石碁置若萬馬之怒鬪
飛流突出其中與石相激如雷鳴舟上下過者往往
欹側百折而下舟人戰掉失色安危須臾間耳以此
行者賽神至與黃牛廟比盛而通邑歲漕數萬斛其
幸達二京者皆神之賜也廟以故稱靈顯云邑少尹
永康應君本泉嘆茲廟弗治撤新之不數月工成請

余記余惟治民事神吏政之大者應君深知所以治
民矣豈事神與之異道乎哉在法山林川澤能興雲
雨致怪物皆曰神其有功利及民固祀事所不遺焉
者茲廟非其族也邪而使禱祈無所於託饗獻逸而
弗及甚非所以稱民之悅報也應君茲舉可不謂識
吏政先要乎余故記其卒始以示於後隆慶辛未春
月

洞麓堂文集序

鄒元標

洞麓堂稿大宗伯洞山尹公所撰也去公家里許有
奇洞焉峰巒卓詭公容與其間圖書掩映烟霞流照

甚適也遂以名堂且各其稿詩數百首力追唐雅制
疏書序記銘狀表數百篇出入漢宋闡釋名理不屑
屑綺語盛矣公薨且久常偕友人甘子開氏謀曰公
一代名碩其人如高山大川後學典型立朝多勁挺
與諸佞倖爲敵護持楊忠愍一事流注士人口吻尤
偉雖未竟公大業然不朽者自在文惡可漫漶不傳
而兩人家食誦於力不果會繡水黃與叅使君觀察
吉州念其大父遂泉公爲公門下士思深源本捐俸
爲公廣傳以鄒子里中後進屬弁諸首簡元標常考
諸方乘知吉州文獻甲於海寓來自歐六一周益國

高峙百代姑亾論我朝以史學婢媯館閣者幾二百
人然解吉水楊西昌兩內閣最著解天馬行空自出
杼軸不可羈馮楊步武六一沉浸濃郁後作者麟麟
然或傳或不傳亦川自劉文安洎公鼎起後先相望
蓋皆藝苑赤志而士林之標表者也劉如瓊林武庫
晚而趨約手自裁集不過數卷公集視劉稍贏紆紆
容容浩淼無際伯仲韓歐世必有知者文安相雖未
以稱名相公雖未相然當時稍稍好時喜好叅大政
如窺左足然公固守我里古先輩家法寧流滯周南
十餘年敦行詳裕適徊不少貶茲公之所以爲文宜

傳不然當時以文鳴者豈無人讀未畢熟數當時事
令人髮上指冠嗚呼傳公者豈在茲集哉聞之先傳
讀書中秘拜一官久不徙蓋欲畀之難巨理亂之寄
必先役之寂莫恬淡之鄉惟寂寞而後其志定恬淡
而後其守堅志定守堅則其審物之情也熟出則能
肩斯世斯道處亦不失爲名公卿公當時雖優游南
北乎然神情因依多吾里名德及海內一二方聞先
生是皆所謂恬淡寂寞志定守堅人也公索諸先生
於山坳水隈間歆然思有以自下故公之造詣至老
不衰今何時乎予因公有無窮之感又因公而思吾

里先輩之盛無論列宗朝卽在嘉靖間多遠識深詣
班班人倫冠冕如此此又讀公集者所當悚然興也

永新進士題名錄

翰林
學士 解 縉

吉之屬邑有九而廬陵吉水永豐泰和安福永新人
才之出尤盛自進士設科擢高第至宰相者永新劉
楚公爲稱首繼之者周益公與文信公也然則永新
豈非權輿激勸視九邑爲尤盛也與故自宋天聖明
道以來永新擢進士第者多出於名家世族祖孫兄
弟聯芳襲武至元猶然也入國朝垂三十年乃復以
薦魁江右進擢科甲豈非久塞而仍通時往而復發

此為之兆與蓋扶輿清淑之氣必有所鍾當於山明
川秀觀之予行視九邑永新之山川雄峙秀傑人生
其間者固必有以享富貴成功名不可誣也聞昔者
唐姚牛二公皆嘗游學禾山故楚公自少景慕則有
以追配之而無媿則今有欲景慕楚公者又何不可
及哉是在人之立志也於是作記以為永新人士勸
然爭先決科者予知必自學校始

重修儒學記

僉事劉 儁 邑人

上嗣位之明年汲汲圖治以安養天下乃眷大江以
西民有弗靖特勅都御史姑蘓韓公雍以便宜治事

明年至吉之永新爰爰學宮顧舊宇制庠不足以居
學徒詢知邑倅新安胡佑賢材堪任事命以新之首
得義士蕭瓊等助金若干兩倡焉於是年之二月首
作明倫堂翼以東西之齋峙以藏書之閣六月工訖
落成公以儁為邑人俾為文勒諸石惟三代之學皆
所以明人倫也故治隆裕美後世罕儷秦挾山西雄
強畢六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關門不守鹿死眾逐
繇詩書廢而教學不立也漢代之君有哲有愚孝武
世祖皆孜孜儒術表崇學校延於靈獻運去世遷天
下尚知尊漢雖有強橫不敢即去臣位繇二君務學

以啓之也唐自太宗雖知興學務名亾實後多循是相襲故治少亂多強臣借竊節義掃地豈非學校之不如漢也永新舊有學始備於宋慶曆間雋嘗閱考圖志謂廬陵八邑惟永新學先立邑人士徃依山林講肄者一時來聚其學先德行而後文藝宋季紛亂丞相文信公起兵勤王以世出永新書約妹婿彭震龍爲應震龍結諸豪傑一時並起據城誓守元兵所過乞降不暇獨永新執義不屈至力竭城陷甘心就死無一人降者是皆教學之結於人心久且專也孰謂學校無益於國家哉我朝學校遍天下風俗軼三

代矧永新家漸人染習成性者茲得賢都憲作新於上良有司仰承於下學宮一新百倍曩昔來學之士得以群居族處於此必有事焉要當學古人之學踐古人之跡居官臨政者於無事之時談道德而服仁義以淑人心設遭事變尤當仗大節而振綱常求無忝所生無媿於前人斯不負聖朝建學之意我公崇獎之美矣若惟知以筆墨徼利祿則不獨爲斯學之玷抑吾徒所共羞也景泰甲戌夏月

重修文廟記 節錄

尚書大 商 輅 學士

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天賦人以五常之理而不能使

人人循其理聖人有作代天垂訓而後父子親君臣
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曉然於人倫日用之間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誰之功也士生文獻之邦章甫逢
掖擾遊庠序目覩聖人之容口誦聖人之言豈徒掇
料取仕以媒利祿而已固宜身體而力行之使綱常
自我而愈明風俗自我而愈厚以求無負聖明建學
育材之意斯有司者預有榮焉成化癸巳春月

重修興文閣記

祭酒 鄒守益

永新興文閣在儒學明倫堂之後成化間邑令馬侯
克昌厲義民張寧創構割田爲歲葺計嘉靖甲午邑

之薦紳甘于公亮李子儼率諸生舉情陰大會而徐
侯丙主之相與切偲於閣中煥然壯也歲久滋敝亡
酉夏鈞州徐侯衍祚蒞邑修復之而義民之孫萬濬
偕其侄曰朴曰應堯克紹祖志而任之規制宏麗視
昔費倍焉以辛亥夏告成於侯侯請於中丞張公柱
史曹公以獎厥義而趙子暨其寮章子文瀾鄧子驥
謁言以紀成績且曰文之敝久矣請以尊經易之東
廓子益曰無以易也諸師諸生其粵稽文王之文乎
穆穆敬止亦臨亦保演羨里樂辟雍顯西土以光四
方洙泗源流錯綜不齊有以約禮對則曰博文有以

力行對則曰學文而上律下襲錯行代明是天之與
斯文而大成也正學不博往往并文學而眩之詞藻
註述是飭是崇而孝弟謹信判不相關况望洗心齋
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慨然厭文之敝而欲易
之孰若會人文之大成使庶民興而邪慝息耶帝降
之衷精明純粹無有歆羨無有畔援蒸民與文王所
同也善學者以兢業葆厥貞生而全之全而歸之無
所待而興以順帝則是謂豪傑不善學者以逸豫滅
厥德舉之弗勝行之弗至而諉曰上無以倡也是謂
凡民凡民之與豪傑非昏明強弱殊也有志無志之

辨而已矣世固有博文強記而躬行未得其蔽也華
而蕩有篤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實而支有探性
命測玄竅自以為極深研幾矣而脫畧細行批駁聖
言其蔽也高而虛雖清濁殊科其未免欣羨畔援均
也諸師諸生其敬念之哉誕登於岸蕩蕩平平陳蔡
之厄亦羨里也杏壇之樂亦辟雍也將居上居下處
順處逆無攸往不利而况一科第之多寡一爵位之
隆卑又烏可以淆吾經天緯地中耶永新為吾吉名
邦節義功烈先哲炳炳邇來從事良知之訓者舊俊
耄環橋門而聽者勃勃焉茲復得良師帥貞教以萃

永新縣志 卷一
渙振頽而迪顛民相訓飭祇承德化繼自今詠歌泮
宮駿奔文廟升堂以陟閣高明廣大心曠神怡皇皇
焉志於豪傑而不忍出凡民下庶以無負爾良師帥
之望嘉靖二十八年

改建學宮記

賈善文
恭公 羅洪先

古之爲士非獨有師承足以相觀而善也亦上之人
擇地而居之者周物備制弗敢苟焉其勢不得不自
勉也蓋籩筐鉶壘以習其禮者必有升降奠獻之位
琴瑟勺象以和其樂者必有舞蹈搏拊之次工詩書
之文則誦說諷詠之有其群操射御之器則馳驟縱

送之有其處而又絕商賈以別其類環辟泮以異其
宮使耳目不雜而心知明嗜好不撓而志意廣蓋其
居業也專則其成材也大盡其引翼夾輔之力於學
者靡有不至所以使其入而孝弟恤睦行於家出而
仁義聖知用於國無弗宜也然則古之多士與士之
貴於世者豈偶然哉政教廢有司視學校爲不急其
能畢心力者蓋鮮徃予道永新望學宮在邑之左敞
壞不稱因訪今吏部侍郎尹公臺舉以詰之則曰地
宜失利兼之市井囂雜欲宅徙而未得吉也未幾始
議改卜尹公躬爲相宅得部使廢署輪廣深袤可營

庶揆言之知縣朱侯賢上請於巡按御史吳公遵分
巡僉事馮公臯謨於是士民爭捐其金若於二公下
議助以公緩肇基於甲寅七月明年乙卯文廟成遂
作明倫堂已而吳公受代朱亦赴召丁巳御史徐公
紳至屬今知縣馮侯符竟其工督率則主簿陳璞戊
午七月遂告成八月上丁馮侯率教官包子一夔項
子勲沈子汝文暨諸生釋奠於廟庭階廉辨駿奔有
儀尊簋牲帛區列以式退而登堂鐘鼓間作考業說
書衿佩頤若如遊三代之澤宮祠瞽宗而聽雅樂也
徐公聞而樂之而諸生曠效忠李子惠來乞言竊以

古者道化不可遽復而其激勸鼓舞之機未始不存
今群公之於學也懼耳目穢雜而徙之既有合於古
者擇地備制之意而馮侯繼事不憚更置之勤亦曰
使居者安其序而久其業將行於家用於國者其尚
有賴則庶幾古之教也嗚呼上之畢其心力若此居
者其亦有思乎歲時之間奠謁飲射必於斯詠歌遊
息必於斯課業校文藝必於斯曷亦省曰吾之俯仰
進退以爲禮也果可交神明而事長老抑亦有慢易
玩忽之心否與吾之浹洽倡和以爲樂也果能養性
情而滌滓穢抑亦有怠肆宴溺之氣否與吾之請益

元新縣志 卷十
問難以從事於業文即稱引古誼商確時難幸不甚
謬將處於鄉居於位者果能不負所學抑亦有富貴
利達之懷否歟有是穢雜而弗之徙其如群公何雖
然今之從事業文者未有能雜耳目嗜好以爲之蓋
不待持久而冀速化則尤不可以無專亦其勢然也
古者環群泮以爲之宮得使學者思不出位以養其
心知而達其志意耳目雜好莫能得而撓焉所謂禮
樂示之者蓋其師承之道也今業文者藝而已雖然
古之誦說詠歌訥言而饒之其去業文也宜無甚異
而其成材乃有古今之別其故何居將所謂師承之

道非耶夫業貴專道貴自得無變今之業而有得於
道入而宗族孝弟可稱出而朝廷仁義可法是即古
之成材國家賴以廣道化也群公之望已乎惟有志
者共圖之嘉靖戊午冬月

重建四相祠記

邑令 龔錫爵

今上二年甲戌冬錫爵來蒞永新比眎事已召掌故
諏境內凡諸廢祠不在祀典者聽其有鄉之先代往
哲傑然著功業名世爲今所誦思廢不祀者願舉以
告未幾有謁余來請吾邑舊稱相鄉迺若其人於唐
則姚文獻公崇牛奇章公僧孺迨宋及國朝則先後

二劉文安公曰沆口定之四公之出異代而其勲烈
皆炳焉著當年流風餘韻迄今猶有述者此其人百
世可誦思也邑故有特祠嘉靖中廢今邑社學卽其
址云吁嗟有是哉夫禮不祀非族若鄉先生歿可祭
於社者寧踰四公煌煌乎爲俎豆烈矣有其舉之則
惡敢廢也復詢之校士則謂二文安公故邑著籍業
已從鄉賢祀澤宮彼二公直寓是耳尚安事祠已復
訪之邑獻證以志牒始詳二公皆少時從母携家留
寓邑中今諸讀書遺蹟徃徃而在姚之學成以孝敬
槐卽應下筆成章舉歷位宰相而奇章所築舍實依

姚故址因景企以大成其學遂擢第登制科亦官宰
輔二公先後由茲邑起家已灼然足信據而暨觀宋
文安公家傳載所居北山下相傳故有奇章讀書堂
公父卽其址築臺號曰聰明而母嘗夢衣冠丈夫稱
牛相公者來因遂生公卽其事甚奇詭然亦以知三
君子皆起徒步昇台鼎其居址相襲神感符會如此
豈備人間出地之靈固有待然與而四百年中三出
相之詠則又其左券矣今去二公時已餘七八百年
而鄉之人猶指其故所遺之蹟曰某地某居二公之
所止而棲也某丘某壑二公之所息而游也至二墓

之遺卽舊碑靡存居人猶能指其故坏曰此姚母塚
牛母塚則茲土豈直二公發跡之鄉實先墓在焉二
公之神其必眷戀於茲也審矣惟禮由義起祀以專
祠合二文安公並傳於有永則禮之宜何論寄寓在
昔周書始祀於新邑咸秩無文苟非非族無文亦祀
而顧廢之彼直視爲祝史矯誣惡知禮意且也考之
四公列傳其遭時行道卽不盡同然開元賢相姚宋
並稱文獻備矣竒章聲猷橫絕一時克全進退豈不
斌斌特盛二文安一則同心文富建定策勛一則建
議陳謨動關至計要以功見言信其不朽者皆施民

安國之族也籍令四公而在國有典刑誰不師而式
之今祠之廢久矣彼廢之吾舉之可乎於是薦紳諸
生三老豪傑咸相謂曰宜遂度隙地於治城東門內
構祠祀焉祠成謹述以告來者萬曆戊寅春月

忠孝義烈祠記

龔錫爵

國初廣厲風教首下功令凡古今忠孝節義所在立
祠春秋祀焉典著郡邑德意蒸厚也江之西吉郡士
之名節尚矣迺永新一邑其忠節焯聞者若唐贈武
翼大夫賀公死洪州之役宋贈員外郎左公死景陵
之難若彭若張若蕭則皆從文信國起以勤王死姚

與賀以扞賊死七臣所任不同其死事一耳至若前
後三劉皆當亂世起田間以捄邦邑蹈義陵險卽幸
不死豈不毅然烈丈夫哉孝子衆矣張以七齡歸父
喪湯以求毋獲全養左以刲股療祖天子旌之彼皆
匹夫耳非有居游漸染之素而率能蹈其所難其志
行顧不卓與吁嗟天地正氣磅礴何限而此數君子
者特立獨起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士則義而烈其
篤天常而樹倫紀大節燿然著也人徃世遠父老子
弟每一言及輒爲欷歔泣下則是邦之思深久矣在
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諸君子之足

應祀法明甚祠可無建乎祠成父老子弟過之顧瞻
大息復有爲之泣下者且相謂諸君子雖死固不亾
也何飄忽數百年今日始得崇祀典與余聞之嘆曰
節義之感人如此乎夫天常自在人心卽世有極亂
運有極否而生人大紀終不渝敦則諸君子當日之
所不得不爲卽邦之人今日之所不得不感者也感
則興興則奮以是振靡俗而植頽紀以求無愧於諸
君子之所爲心則於斯乎系豈徒感之而已於虜登
箕山者想夷風觀法典刑奚獨邦之人也自今東西
過是邑者必有慨然想見其爲人不然抑亦俛俛失

步而退愿已則是舉也其裨於風教豈不甚大也哉
作祠記

蕭然齋記

龔錫爵

距廳事後左方不數武繚以周垣中屬燕寢有齋三
楹余每退息其間會社友王君長孺自楚來留居其
中始剪藜棘伐灌莽雜植嘉花木樹以竹箭不數日
虛明爽塏美蔭扶踈家童子讀書聲琅琅從竹間出
余坐而聽之若絲竹之清圓也時與故人論心觴詠
流連晨夕疇昔之夜月從東來竹影在戶庭階如洗
四顧蕭然移坐廣庭不知露下濕衣也余謂長孺昔

人視官舍爲遽廬余乃今嗒然忘之王君顧余而咲
遂以蕭然名齋萬曆丁丑秋月

貞節祠記

龔錫爵

余少慕奇節嘗於野史中得宋譚婦死烈事灑然異
之然不詳其爲何許人也暨來永新則烈婦祠儼然
在焉因覩所謂八磚血影不覺感愴久之復聞邑有
彭婦李氏亦以烈死於寇蓋後譚婦纔數十年耳噫
有是哉閨扇婉孌平居自攝如不勝至臨大節不少
斂以彼其身一決於白刃若偉丈夫然豈其聞風而
興者邪何相繼若斯之烈也比閱邑乘則先是釵目

齊新縣志 卷十
誓義有吳媛者已鬼鬼傳烈聲因嘆二婦之烈其吳
爲之倡乎風之所從洵有自己至近代以節著者益
徃徃有聞也截髮自誓異感枯卉則有若左婦龍氏
者引刃欲裁矢志不貳則有若危之婦李氏者江母
劉撫孤全操精貫貞砥歐陽氏惇婺孑立化行族黨
陳氏泮身處子而蹈險守義宋人之女劉在笄年卒
以雉經殉李吁嗟彼其以節死也猶之乎烈死也其
諸瀕死者屢矣而幸不死則所遭者異耳要以一醮
不改名之曰信於婦節則靡間然者也余觀載籍詳
文婦行事莫如詩然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至春

秋所書終始全節伯姬之外蓋無聞以彼盛世去先
王未遠宜無不範於禮而約於訓者乃其稱述之鮮
若此而茲邑後先著節不啻過之於虔何其盛也匪
風使然也哉風之漸也被物而不自知而俗化日以
流易則倡而作者之爲也循其倡與漸而益厲之則
其興也孰禦惟國家廣厲風教凡女之以節著者生
有旌死有祀著在令甲其爲勸世激俗典甚鉅也譚
貞烈祠建自國初風此邦人舊矣乃諸貞婦徽美未
殊而祠顧圯焉激勸之謂何遂於貞烈祠左構特祠
合彭吳以下八人祀焉已復爲歎曰諸貞婦捐糜

永新縣志
以成其志即死不死詎先計也又詎期身後赫赫名而爲之也維是倫常所激確然以義自斷永無怍地下已爾今列在祀典百世而下猶生之年也矧彼覲顏以媚一時者奚若哉夫守爲節則失者被死爲榮則生者辱事固本相形也觀感所及庶幾因之而交相勸以無自辱也則泱泱之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永新縣志原序

龔錫爵

永新爲邑方地數百里巖阻陜阨包絡參互殆古所稱四塞之壤蓋孫氏之所畫而制也有雄關之遺焉譚其形要則控荆陘而據上游引彬虔而走交廣雖

藪爾僻徼而襟吭搯扼岫然有隱重矣若乃霽秀孕輪山川溢結厥稱樞鄉髦以儉宅鬱爲文明與區而俗故尚守節士標峻履風教洋洋流貞聲而炳偉烈者踵相接焉則江以西尤獨擅也斯其重詎直以形要故哉肇域以來歷禩悠邈其間官政代更章度增易焚總林林靡殫述已顧徃蹟日湮前哲莫鏡則其所爲重者後何以觀焉文獻不足言禮無徵杞宋之事仲尼蓋傷之矣攷文稽獻於今茲不已病序志之修則胡可已也在昔九丘書逸禹貢職方實志所繇昉自漢而下作者爛然著流矣明興郡邑莫不有志

蓋史家所不殫及文學鄉大夫得紀述以傳信詔來
憲章所託重矣備物垂軌經遠弗斁不軌不物卽文
之惡能俛邑重邪邑大宗伯洞山尹先生鄉之宿髦
今代良史也斯文在是觀合有符變通之會殆天啟
之矣顧誠得先生以重斯典余小子卽無能役敬願
畢力以從已爲之紹介以請適契斯衷忻然載筆遂
廼攜撫子史傳記博訪山岷野老探求故實證以舊
乘采詢旣同錯綜彙括上下千數百年蒐墜綴逸摭
幽闡微盡釐蕪穢之言特出真超之識化裁品鑿鈞
石權衡勒成一家比良昔史夫非作者之極思與至

因事論指慎世悼俗惟焉於今昔盛衰之際雖意慮
濫發而壹歸於雅馴覽之者恍若躡龍門升凌霄縱
目七十一峰想見當時慷慨慕義之士與之談說往
舊指問蒼崖白石之間舒嘯騁懷而千古在追弔中
也一方之勝蹟不炳然其可挹乎嗟嗟斯邑故以人
地重今能使世之重斯邑也則以是典而是典之能
爲邑重也則以先生矣若先生之所自爲重則藏副
宜別有存茲第窺一斑故非先生所就業而亦何當
於先生之重哉余小子幸釋茲負意竊沾沾謹叙言
首簡以志弗刊志凡八卷爲目十有三閱歲始成

刻而適余社友王君長孺至君雅好古自附桓譚之
述六玄也遂卒業而相與雋校焉是役也邑博士先
生閻視忻佐其成諸文學弟子後先分纂加刪訂均
預有勞焉因列之下方萬曆六年歲在戊寅春二月

周侯修復東關浮橋記

明德清
縣知縣

湯

宏 字襟

永新之東關爲四交孔道西南諸水蜿蜒百折匯於
是爲潭潭之澍石岡巉巖與水相激射湍迅波駛匪
舟梁罔濟故東關之有浮橋舊矣往歲尹宗伯公移
下流十數丈累石架梁不數年而圯旣嘉定龔大父
石巖公至仍復爲船立名長春於橋東岸觀音

爲鎮迄新安余大父少源公尤加堅修更名瑞虹敞
大其閣兩公者軫念亦甚殷矣未幾而瑞稅四起諸
商艘迤而之此水走也於是歲有額解之徵商人滋
瘡薛大父念此悉剗去之胥役失利任其沒壞代攝
者靡常陵遲而船無存橋遂廢矣靈潦驟至行旅爲
操劔者所窘索淹竟日不得渡渡則競相蹴塌月數
數以溺告奸遊恣販糶爲利藪也幸其可闌出莫之
遣禁郊內積困俄而烏有嗷嗷者莫必其命橋一廢
而衆害叢生其不貽古單公之刺者幾希今侯周公
至詢民疾苦諸父老首以是對侯睹而嘆曰艱哉艱

哉予心摧矣如荐歲何亾何歲適有秋父老復申前
請乃下令告之士若民士若民交口稱便諮於薦紳
取舊制擘畫之橋故有繕修田租貯於公帑若干歲
修造給費宜若干費不繼則酌田賦少許佐之又宜
若干舟之造定以五年賦長在五年內者令併力拮
据毋爲輪年偏累工費出內不寄之吏胥手又禁勢
豪包攬遇修造以秋七月選邑內之公忠者預給銀
鳩工市材遵所頒體式毋令苟且畢事葺之仍之各
適厥中若工若傭咸恭厥命不再月而橋工竣侯率
僚屬落其成也眎其堅若巨砥矯若長虹而石岡諸

險恍然而若平陸軼往制蓋什倍之繼時渡者懽呼
相屬聲洋洋徹百里外矣諸父老思以承侯德於世
世也相率而請記於余余攷之詩曰造舟爲梁不顯
其光則舟梁實勅制於文王後世長人者效之爲蒸
黔利濟必能心文王如傷之心而後可然或揆時弗
若占人靡和卽一乘輿小惠且弗遑也胡橋之足爲
盛哉興利難而廢而復興者尤難也潔已愛民民昏
墊若疾厥躬真能以如傷爲心茲荐歲倏易而豐瘠
民倏易而腴豈天格其衷而畀是時爲侯王政開先
地邪時至事舉微直脫行者於魚腹而遺之安抑且

使居者有所恃而免於轉徙一利與而百利胥集推之一世而十世千百世可也余不能效詩人不顯之咏則請易前是名長春名瑞虹者而特標之曰周公橋可乎橋而以周公名余億知非侯不自德意然邑之人世世德侯無以加此寧不與召公之堰鄭公之渠蘓公白公之堤俱天壤不敵與哉雖然此何足爲侯重以侯命世之才異時爲國家舟楫塩梅利賴寰區茲百里其發軔焉余姑爲諸父老記之以告後之蒞茲土者侯名夢尹字起孟號莫維舉癸丑進士浙之上虞人

重修洋坪公館記

湯宏

夫公館之設也其猶有先王遺意與先王之制國有有市市有侯館賓旅往來之奉其費一領於官而不以病民至後世世剋爲驛驛不能徧也又剋爲公館蓋體先王遺意俾吾編氓不以賓旅困耳愛行於法之中仁溢於禮之外雖千百世弗之改易可也我永新控吉甌上游遠則絡柳桂縮交廣近則爲永寧茶攸諸孔道而吾鄉政當廬永交會水陸要衝弁纓之往來如織大吏行部歲或二三至民之以迎送困也非一日矣隆慶初條鞭法行厨傳廩餼胥有派額第

公館未設吏胥相蒙造造於額外以預辦貴之輪年
官出帑金給勞之給之者僅什三輪年補贖則已什
之七八稍弗當卽遣訶之箠楚之民不敢怨而訴也
訴則益之旣矣歲癸巳郡治兵使袁公祖以行部至
諏得其狀愀然廢箸而嘆曰甚矣茲土之重瘡也不
亟去如向隅之泣何遂檄署縣事謝公祖立刻革之
已復從諸生請下其議於二千石汪公祖汪公議如
公指因出贖緩構公館於夏洋坪上之交厨傳廩餼
出於官者悉著爲令甲且榜其石於縣治詔後之人
勿壞洎余莊二侯至並體盛心增置什物買常稔田

以食守者於是吾鄉之民懽若更生矣矢爲諸君子
效畏壘視也但倉卒草創未免苟簡而風雨飄侵漸
就傾圯余適以內艱歸里中父老聚族而咨言焉謂
館不修勢又以民爲館修而必於公旦暮且待將柰
何余曰今日之計誠不可緩無若姑綜吾都田賦歛
其錙銖爲經始不足余終其役於是父老忻然從事
醵得田賦二十金乃始鳩工庀材撤其舊而一新之
中爲官廳廳後爲官房廳左右爲吏胥房爲庖舍前
闕爲廊外爲墀墀中爲甬道左右角門繚以周垣甃
以堅甃飾以黝堊蓋視昔加弘敞而壯麗矣而其地

通於山凹馬不可露棲乃於宅右旁買民田爲廐二
間以居之所以爲茲館慮至周者其孔亟之情可想
已嗟嗟法無鉅細人存則舉古之賢者曷嘗不爲民
興利而已任顧能爲可興不能必興之不終替也必
復有賢者繼之乃可永其利於不匱茲一公館也諸
君子拮据以利吾民民又自拮据爲一勞永佚計矣
後之蒞茲土者寧無有心諸君子之心而謂有其舉
之莫可廢耶父老又言吾民便吏胥每恚其不便便
者以永利墜之百世也難不便者以巧喙蠹之一朝
也易雖然比惟所值非賢則可賢則奚忍以不便而
爲便者蠹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余故詳記之爲
後來永勸云是役也肇工於丙午八月告成於丁
未正月館基原我湯氏山庄徃洪姓者歲賃店租伍
錢後爲館令其守宇悉免之其什物則有莊侯碑記
堂宇檢蓋取之租入俱洪人典司之甫竣事適劉公
祖以置篆至公固猶軫念民艱者卽倍增守租以成
其美其心諸君子之心而賢者歟則余里民更生永
賴可卜矣

新置學田記

進士 劉朝璽 邑人

夫學之有田也猶庶幾先王遺意與先王制井田養

天下之民而取公田什一之入以爲公家之祿自卿大夫至於士皆得而食之今其詳雖不可考然士修其學待上之舉用欲養之使有成固不得以耕奪其業也是故士之等不一而皆得食於公家斯先王致多士之效有繇然矣後世養士之制無聞而先王教士之法亦廢其敝豈一日之積哉我國家養士於學拔其材業之有成者既有稟餼以優之然士之來者日衆所食拘於定額其不能皆周亦勢也於是有所倣公田之意而爲學田之置者蓋自宋已稱盛所謂庶幾先王遺意非邪然今天下郡邑之有學田其因承

久遠非可一人爲之者也吾邑學舊無田有田創自今不巖龔侯始侯令予邑且望進諸生於學宮推明古六德六行六藝導之以經術以考其實亦甚勤矣間與諸博士鄉大夫慨然於古今之際以爲今養士以稟餼旣有所拘弗能周士之遺於所養蓋多矣夫士誦法孔孟固不期上之養而後思奮勉於學獨所謂資富能訓上之責果安在哉是吾所不敢朝夕懈者於是斥金售田伯七十石有奇畀之學惟士之賢以庀於貧而壞其學者甚衆非必所食之難其婚喪俯仰固累之過半今舉夫聘弗能婚喪弗能葬歲祔

弗能爲養者則量其田入之多寡以施之其施之無以周周之無以徧則俟後之師帥是邦者必有慕義以興所謂非一人可爲者吾特爲之倡焉爾凡可是田者無以食先事無以利先義則厥成克永濟嗚呼又必人人皆同已之所欲爲則其教而養之豈獨在田云爾哉抑有勸之道焉夫士之於學猶農之於田也農者始而種中而耨卒而穫期稼之足以饜其食也然使所播非嘉穀而雜以莠稗蒿艾則雖終歲勤動其能使食之爲吾克乎先王三物之教士之嘉穀

也欲種之使豐其本耨之使蕃其實舍是則奚適矣今士或輕德行而重科第忽禮樂而工文辭是知嘉穀之可食而不知稗莠蒿艾之當去豈所以爲士之學哉侯之言曰無以食先事無以利先義其示勸固已存也諸士自今游歌於學其必以性情爲膏壤以德行道藝爲嘉穀以致知力行爲耕耨而又鋤異端之稗莠芟功利之蒿艾則窮而爲顏孟之德業達而爲稷契之事功是皆能豐其本蕃其實於侯之田者也先王之教不幡然大行於茲學之士乎夫侯以先王遺意養士固期士以先王之道自養也予故以此

爲諸生告焉萬曆乙亥冬十有二月

譚節婦祠堂記

邑令 烏斯道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蒞政永新之二年
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爲擇泮宮興文閣
西南辟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
人是依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妥其靈焉婦姓趙氏
名逸不聞古廬陵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同里譚
氏子年二十有七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
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
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

亦永新人盟同邑張屢翁顏思理先一月起與降將
劉槃并槃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
遂敗衄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携遁逃婦抱
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遂群至殺
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
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况辱身以覲生乎固不
屈軍怒因併乳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前庭
楣梁上下賑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
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前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
弗信以沙石盪磨或燬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於虜

當趙宋之季朝廷培植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
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深哉及乎
版圖失守神器徙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
不暇其肯死節者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
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燄相照垂名史冊豈不重可慕
邪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况死於
聖人之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
歲時祀之宜也使風俗益有以勵焉

文信國公祠堂記

柯 暹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內臣妾一旦江南失守雖有高

城深池堅甲利兵魯疾風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
文公毅然以恢復爲心萬折而不迴使伯顏之鉅不
能鈞一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
一心是蓋有日月之明風霆之厲者存乎其見焉爾
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南寇不執安知吳越不可
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或又以爲公旣執
後而元之君臣誘公附之附而用之不下於宋也使
其隱忍少許於庭見之時又安知無可圖者顧其思
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哉當庭見之時一身
之外皆无有矣此膝未屈尚爲敵國一屈之後臣節

靡然縱有可圖吾心已貳萬一有成猶不能免無成則爲漢李陵之謀矣此公所以吟嘯從容就死者在此也遲來知永新聞固塘文氏六義堂并詩乃公爲其族人正道扁而題也正道之後曰克綸徙家錢市者景公節槩於居第之南作文氏祠堂揭公遺像以祀之遲因造其堂拜公遺像易文氏祠堂爲丞相祠按文氏譜自五代時有官帳前指揮使曰春元由成都家於永新之錢市至六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曰小山卿之後葺齋生丞相爲鳳岡派小山之後正道爲固塘派族遠而義疎遲曰不然文正范公親踈

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在天地間宜無不祀者爲宋而歿宋所當祀宋亾無祀之者雖敵國表勸忠節亦所當祀况守公之故土而愛君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况敦睦之族景先德者乎公之祠在京都郡庠者創於元敵國已祀之也遲嘗在金臺見一僧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往拜於祠一指揮者見公祠宇傾圯尚能慨然新之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國族不如方外者哉此克綸所以作祠祀公者宜也宣德三年戊申秋月

文忠烈公祠堂記

尚書大
學士 李 賢

三代而下豪傑之士任世道之責者無幾而所遇有
安危之異焉不幸而遇時之危必盡其責而不負焉
斯無愧於天下後世者矣自漢以來能任世道之責
而遭時之危者未有甚於文信公也於虜公於是時
其志愈堅其節愈固瀕於萬死而不死者非貪生也
痛宋祚之傾而興復之志必欲酬之而不回也推公
之心卽諸葛孔明之心光明俊偉如青天白日况公
之才足以有爲奈何天不祚宋公竟就死千載之下
忠臣義士讀公之傳未嘗不撫卷而流涕也說者謂

公叔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若公之心惟知君臣之義
重初不計其養之何如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蓋志士不以死生爲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
程子曰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
洎公自贊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由是觀之則公之就死豈無所見而然哉蓋深有得
於聖賢之學者也公於世道之責於是乎爲不負焉
豈但無愧於天下後世其有功於名教大矣公死絕
後族孫曰克倫家於永新之錢市讀書尚義嘗出粟
助官賑乏朝廷賜勅褒之旌爲義民乃能景仰前烈

作祠堂於所居之南揭公遺像以祀之其子廷珮克承先志復增新祠堂適蒙朝廷賜謚忠烈將改題神主求文勒石以示久遠且俾子孫世守而不廢寅友學士劉先生主靜公之鄉人也屬予爲記以發揮之予謂文信公大名光垂宇宙前輩文章鉅公形容贊美殆無餘蘊而不斐之文不贅可也辭之弗獲姑述其槩以貽之天順三年春月

知縣胡侯德政碑

節錄

給事中

龍

遂

邑人

邑侯胡先生諱偉字邦奇楚京山人舉進士初仕爲永新令六載擢潁州守今四十年矣邑人思之不衰

今吉郡別駕李公九鼎先生門人也言先生於邑長郭侯天祿謀所以著久遠者侯曰先生良吏業已入名宦歲常祀矣邑人不忍忘請立石紀政公苟從所請亦可以昭令德而紆永思也於是李公貽書徵言於予予曰然請誦其大者邑故患田賦弗均先生慨然奉例量田豪強不便者胥動浮言適上官臨邑掇於先入之言欲沮其議先生毅然力爭曰非量田無以活民逋賦將不可支矣由是卒行其言先生不顧毀譽利害身任之因田以定稅因稅以平徭不爽歲告成邑之轉徙者相率復業樂生卽予族人之被其

德者爲立木主歲時私祀之至今可以觀其餘矣蓋先生以易直豈弟之心持廉勤公平之政所居無赫赫聲而境內又安單父中牟之治無以過之古所謂循吏功施於久遠非邪然敦朴伉直不比周苟合故賢聲雖著而推轂者少歷再考乃遷潁州守去之日民遮道不忍別先生蹙然曰吾知爾民苦灘淺遠輸之艱方上聞而未報奈何蓋邑民病此久矣曩賢牧長每惻然隱念惜其中格先生獨若恫瘝在身爲民敷奏移勘未幾而忽遷去至今民有餘思乃後數年民奔走上請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若胡公可無祀乎

由是以名宦春秋俎豆立石紀休美於無斁謂非天將彰先生盛美以啓後故藉手於李郭二君子耶嘉靖壬戌冬月

長春橋記

雲南史副使 詡

出城東關舟車達平郡省以趨二京名爲邑之孔道然阻禾水渡者往往稱艱涉蓋邑西南諸水并會於此凡四方冠蓋輿從後先踵相接於斯焉濟時雨驟至川谷灌溢行旅茫洋相對若干里或競舟相蹴蹋則多有漂沒之患邑人苦是久矣前此士衿有捐已力造舟爲梁者舟小易覆縉紳先生有斥貲倡衆伐

木成橋費至數千然以擇地不避衝激靈潦暫射之
歲久遂壞病涉猶故也今龔侯蒞治三載凡興利除
害政靡弗舉獨歎茲涉之難以爲非浮梁莫可濟也
乃請之大吏旣成報可於是召衆庭諭以意衆喜從
事以爲斯議惠利一邑共謀經始於是龜日庀材爲
舟若干艘鐵索版纜工役之器若干具不再月浮梁
成矣其費悉侯與紳士所出不以煩民也旣竣侯嘉
厥成名其橋曰長春其義蓋取功成於歲春三月欲
其長留此澤於不匱也侯之志可推已記之以告來
者萬曆戊寅春月

遊碧波巖記

陳榮

吾邑之以石窟擅名者梅洞爲最然人烟錯處近孔
道臨大江遊者雜故傳者亦不盡傳碧波巖之隱
者也居義山東南之腹境幽邃而最奇人跡罕有至
者時維九月秋色欲老將僑命侶坐籃輿携酒榼自
瑤山踰禾嶺抵上峯又逕石歷歷碌碌散見於澗底
水避之從隙中去然去巖尚遠羊腸盤屈崢軋不容
乃解輿溯流從之遙見石壁對立若門戶洞開金闕
天煥而其徑益曲水益響人益不能諱及抵石門水
從門下出石橋渡之有烟裊林梢不見室廬鳥嬰嬰

鳴似喚我者又行數十武一僧荷笠而出見客至輒拱立拉之同行不敢離跬步恐迷去路過此有彩石十餘丈橫亘山腰問之曰此仙人橋也尋橋而東至僧菴地寬數畝屋三間白雲爲籬碧山爲帳僧延小憇汲泉煮茗趣甚佳未登巖而已飄飄欲仙從遊者曰是不可以久居其造巖底止焉僧曰石逕苔深曳却乃濟不數武有聲轟轟然若雷從地中鳴望之如百練飛流十丈下注潭中激濤爲銀濺沫爲珠小鮮不能容過者凜然起慄其潭曰化魚橋曰洗心志其清也徐過之一一如僧語於是披蒙茸緣蘚磴經數息而後至巖端巖之廣可容百人下平如砥上規如弓傍有石竇容水一甕瀟瀟不溢而掬不竭相傳爲一杯泉云前有三峯如筆架蒼然聳立於十里外者卽梅田洞也噫遊梅洞杳不見碧波而遊碧波灼然見梅洞碧波其所處高耶抑顯者之跡爲隱者所窺耶其餘環山不能其狀大約不離於幽邃而奇者近是相與拂石而坐仰天而飲山色水光盡入杯杓醉不僮酒人不遺歡笑謂僧曰羲輪欲西吾儕不可以不歸莫謂漁郎去後有問津者

搗石清隱記

羅玘

搗石顏氏永新大宗以搗石清隱名其堂而走其子
璽求記於予者隱君琦也搗石者相傳魯公刺吉時
得異石於永新用以搗衣比召爲御史石隨而亦以
搗徹於禁中元宗取試之無聲也復歸之公聲如初
公後四世孫永新令求石所出家焉而搗石之顏始
此人以公故也率不敢踰且藉豪奪吏不敢舞手以
臨盜之過也不敢窺其門顏故得日以大而蔓延爲
北郭之宗君北郭之英也予未至至其處謁君意永
新當衡邨之麓山之虎蹲人立與泉之雪飛雷響貢
竒獻媚於穹堂華屋間者四環而集搗衣石臥之地

無見也然顏爲魯人非茲石也永新烏有顏氏哉石
非遭於公手則雖於此日發千砧盡和氏之璞也亦
不過與歌姬舞女流轉於富貴之家爲玩具耳矧搗
衣之麤厲者乎且使茲石也搗於公家有聲若是焉
移而搗於禁中亦有聲若是焉則徒充上方一物而
已了無著於公也公之子孫雖令永新會代而歸宜
矣又從而家之其得爲智乎搗石今雖有顏氏正與
編氓等君而以搗石名吾詬之矣惟其喑啞於萬乘
而獨見聲於公石亦靈矣哉有若真能別白夫忠臣
暗主幾微禍亂之萌與昔之言於晉者類也而特非

妖耳然則茲石之祥於顏明也凡天下之顏當知重之矧居永新者乎若君者可謂知所重而不忘世守矣非汨汨於山泉間隱者也清秋月夕魯公有靈其亦來降斯堂而試聽搗聲乎宜爲之記君之有齒有德爲鄉大賓他善若雨露也進士王仲信李用獻方日與大夫言之予可畧也不書

龍溪橋記

劉岳申

古之爲梁者二輿梁曰梁造舟爲梁亦曰梁皆橋也古者出於有司本先王爲政之一事後世出於民亦有司所屬也近年稍出於學佛之徒而有司不與其

事然其取於民一也特愚者不悟耳良由王者之政熄儒者之道廢有司者其權逸於吏縱吏爲奸市以漁其民徃徃事未集而怨已興佛之徒始乘其弊鼓其師之說以誘吾民而富人大商下至小夫寡人無不甘心聽命焉有司者懼政之不修爲已累也不自責已愈益疾視其民且以詭儒曰儒者安所辦此吁其不知爲政甚矣永新去州五十里有水曰龍溪東會永新建於吉安西距茶陵五十里實江西湖南之要自宋端平甲午議衆建石橋而落落不合於今垂百年矣民之病涉未有甚於此者也當宋季以中

民之力何不可爲而獨難於此宋亾五十年以守
民之力愈易於前而猶以其難遺今日何也蓋嘗疑
之其時其人必有所待式克至於今而後遇龍溪賀
君豈偶然哉賀君不煩有司之令不假衆人之力以
其私財奉其母楊夫人之命其子景象景文成其志
起泰定丙寅三月迄明年十月長三百六十尺高十
八尺廣不及高二尺凡爲墩者六貼石爲兩岸高與
墩齊合爲墩者八架以大本百圍覆以華屋百楹倚
之以曲檻履之以堅石鈔以緡計者一十五萬有奇
米以石計者一千五百有奇百里之內百里之外民

不知有役而坐見此橋江西湖南官民商旅之往來
不聞有是役而坐乘此橋一橋之費不足爲賀君道
一橋之功不足爲賀君贊獨使先王之政儒者之道
復見於今而異教不得爭長稱雄其間豈非百年間
一偉事歟君子曰賀君有濟川之才而無用世之志
者也使有一日民社之責其惠利及於人人者豈止
此哉克是心所謂思天下之民有溺者由已溺之可
也雖欲使人不樂道其善得乎夫非余言也衆人之
言也衆求余記故不辭君名士貴字性翁最樂爲善
尤輕財嘗歲饑捐私租數萬石與耕者其鄉人云

浮玉洲文星閣記

李日華

嘗聞天地扶輿秀衍之氣視流時融結爲聚散其隆
替消息固造物者超然獨行其權非可人力爭也然
而數極運移機先物覩時必有博碩淵奧洞虛炳靈
者稍爲規設易置以還神明之觀則大而斷鰲煉石
細而刑馬隱金蓋人而未始不天也永新古建邑介
嶽崎紆折間嵐光勇翠飛瀑懸珠春樹萬家晴霞千
嶂固名勝所都而風氣攸萃久矣沿迥徃牒自唐硤
石鵝觚二公發祥鍾羨繼而汴宋冲之熙朝文安後
先接軌咸以德業文華彪炳寓內其他簪纓秉笏樹

勲勒名不可勝紀里老詫爲相鄉縉紳推其仕國倚
輿休哉抑何盛也邇來珥筆之徒稍稍穫落不振於
是談藝者咎士業之不工挾數者疑地靈之欲盡懣
恍躑躅計畫無所之矣今令君持國余侯以天挺奇
穎富有經綸百家九流悉綜其秘而瘵躬蒿目則拯
世博濟之懷又殷殷也其爲永新恬曠熙穆淳固寧
謐與父老子弟煦呵撫循爲溫溫悶悶之政又進諸
生與揆藻摘辭評隲且暮庠礪礪琢之侯廼釋然喜
曰可矣吳士翮振而民肩勝任矣遂命駕適野上下
隴岡遐覽逖視以素所治青烏家言一一按之遷黷

宮於故址以挹義峯之秀移東郭門稍左以避騶岡
之泄功甫竣而士之樸者濯然有文民之老而孤者
俄然有子靡不稽首誦侯之德厚而附掌嘆侯之術
神矣而侯心猶未厭也又以青烏家言一一按全邑
之槩卽郭外東北艮維江流湍瀉之處捐貲募工鑿
池壘石成一洲於盤渦急旋中以控扼波濤銷鑰氣
脉蜿蜒蜒蜒若蒼龍翠虬矯首內顧而奇雲靈露爲
之屯聚而蘊蓄焉仍廟其前以居玄武使邑民叩而
祈籲閣其後以居文昌使邑士瞻而奮厲而環邑山
水莫不跳青躍碧爭獻其奇於軒楹間若干華之咄

萼百縷之盤心較禾陽初造實增而勝矣是役也經
始於乙未年十一月費金錢乙千六百餘兩侯捐俸
數十金後措贖錢數百金歛公私輸助一千一百金
而洲崇一丈有五廣七丈有二縱九丈有五悉用河
石築基山石甃面厚三丈有奇圍迴石欄楯縱各九
丈廣各七丈有奇外護石堤縱各十丈廣各一丈有
奇廟崇二丈廣二丈有七左右號舍各七間縱廣稍
殺廟南爲櫟閣縱一丈七尺廣六丈有奇極南爲石
馳道形如蝶翅縱三丈廣五丈有奇最後爲石級臺
凡二十級縱一丈二尺廣七丈有奇落成之日民皆

示新縣志卷一
衍衍於於途歌巷歛慶斯邑之有遭也會侯世講兄
弟東吳李子以公役有事永新侯觴李子於洲閣之
上而問名焉李子曰古者宅之宮全璧半圭以彰厥
美天質粹溫切劓亦至今是洲也舍暉醜彩亘如白
虹界止方流鬱鬱葱葱殆蒼水之呈而漢濱之委也
洲宜曰浮玉玉之所處必有精芒騰燭霄漢上掩攬
捨今是閣也玲瓏歎空下臨無地寶月在簷華星晰
晰殆海唇所吐而大乙所嘘也閣宜曰文星抑余於
是洲是閣而有感於天人之間語云人不天不成天
不人不因永新爲古勝區冠纓蟬聯文物赫奕他邑

不敢望非天造歟中不能不替且消幾於晦昧迄賴
族力以還厥緒煌煌昭昭將百年之運可廻而四相
之業可追也所謂人而天者非耶且侯術攄素抱無
事借所贊藉樂輸不煩強括時乘可爲非蹈舉糾然
猶濡遲在政成之後不汲汲也知天洞人者之注厝
盖若是彼措措焉挾人以求勝天者何知哉侯曰子
所稱術者皆非余敢當而洲閣不可無記因請余言
鐫之石侯諱懋行字持國婺原人督飭是役宣力最
著爲忝軍龍諱翊首先倡義輸鏹四百爲大學生龍
名崇志俱邑人李子江洲理官日華與侯同壬辰進

永新縣志卷十
士嘉興人時萬曆丙申十月上旬也

遊梅田洞記

吏部劉崧
尚書

出禾水東二十里曰梅田有石洞焉余始由流江遡舟將至夏陽望南西上有連峯截天著義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峯駢立者梅田洞也始循行水澗由山麓以度見石峯隱然朝霧中若近忽遠時秋野初獲叢篁中間縹絡笑語聲問之則環溪也又前徑墟落涉小澗數百步則石峰盡然屹我前矣將及洞有衣冠揖客者問之則戴君宗濂爲湯子敬故人也聞客將觀洞卽率引出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

其山絕浮壤自頂及址皆黑石叢塚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稜利若攢劍橫偃若墮柳又若牛眠虎蹲鰲躡而蜃戴起伏先後雜遝百千有藤蔓樛灌羅生罅隙間紅碧蒙翳莫可名狀巖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達於溪門高可數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莽晷幽曼卒入益眩不可辨久之仰見竅竇晃然天光下透巖中石色陰白兩壁皆甕腹若陶而虛者若剝而空者中有立石最高大各觀音石前左有石柱附壁蹲植於地連蜷天矯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陰泉滲漉而下或以爲龍首鄉

人嘗禱而雨焉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二尺餘頗類棊局有乳頭迸出石面若布子然可捫而數也復有似天盆石泉下滴其窪琤琤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峰房蓮花嵌巖玲瓏絲微而末鉅仰視之有悸心焉或投小石擊之其錚然者若鼓鏗然者若鐘而亦莫之辨也其旁左暨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竟爲前洞焉好事者常挽縷篝火魚貫蛇行循小澗之空以達然不可行也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高倍前洞而廣又倍之深數十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爲三區其頂復有巨竅深若圓井偃若華蓋上弁下陞光景注射中剗爲池有泉畜焉清冷砭骨冬夏不溢或曰此前洞之泉脉也稍殿有陰穴迫窄若永巷立久覺寒氣森慄不能以復進日將久乃出洞以歸則月落宵半矣他日子返流江寓舍思斯境之奇絕而歎友朋遊從之不易也乃追述斯遊記之

騶岡叢林浮屠記

劉光震

邑山之有騶岡非望也其稱望者義與禾也蓋望者名也誌山經繪輿籍者必以望非是不足以誇勝槩而動千里命駕之思顧有能爲望者不皆有其實昔之有其實者不盡爲其望君子宜何從焉若騶岡其

嶺巒之聳翠百折之起伏不能當義與禾百之一固
宜不足稱邑之望至其蜿蜒蟠踞於邑東北之良隄
中起數岡而一岡森然突出若騶虞蹲伏而昂其首
以鳴黷宮之盛者故稱騶岡當其盛也名賢頂背相
屬史不缺書鄉不失秀識者咸指是岡爲發祥是不
能與義禾爭望者而義禾亦不能與之爭實矣邑侯
晉元心其計民也周其愛士也重徘徊騶虞之岡興
懷一發五豨之奇於是作浮屠作叢林庶幾鴈塔翺
翔鐘磬荅响地靈振而人傑作侯之始功蓋與邑運
終始豈於區區名實間相較量也哉或有難之曰如

子言騶岡有其實矣何以昔實而今虛而待侯補之
乎予曰虛實相生盛衰相循而人則中轉之樞謹司
其會以闢焉復何疑乎是舉也士歌在泮民詠靈臺
賦一登岡而升浮屠四顧遐矚義麓之雙吳若揖禾
峰之五老如就而琴水潺潺梅崗蒼蒼總叙爲此岡
之勝助其發詳之實則稱騶岡爲望山也亦可

重修東山寺碑記

劉光震

予邑故多古刹東山寺其一也舊名天竺在予里界
中自邑望之而值東隅故云東山寺址環山一登眺
間義峰蜿蜒挺靈鷲之秀蘩雨花之茂而禾水東注

元初集元
潺湲泓汨於其下卽彌池虎跑淵澄洞徹可泛龍象
之游衍鏡海藏之泓深者也宜乎法派迭興自先世
以來能仁聖善若大比丘無詰先師闡竺蘭之秘諦
續清源之陸緒心行俱超不言而道存令學人若重
昏之覩白日入明則有非空大禪師頓闢玄解妙旨
獨詣手持意珠足步神履不假傳衣而登高座文江
學士解公春兩相國胡公光大諸先輩俱才傑空時
慧解無雙而皆一見師便愛石知定依蓮受香一吟
一咏足光道岸至其歸寂之得悟同永嘉四生常依
六趣無漏嗚呼法嗣於是盛矣綿延至於今日雖優

曇有花乍開乍閉殿閣頽圯鐘磬杳聞鳥鵲巢於佛
頂蛇鼠穴於經龕不有喜舍何繇建立將靈幡寶幢
不日掃地心燈智炬瞬若滅光二大禪宗之流風遺
韻幾絕誰復振響演音於滅度之後乎予幼習靜僧
舍及見僧會爲南臺所纂奪登第後告於官而得反
正及於宦歸周覽法界荒蕪不勝咨嗟與今嗣法僧
會如紳及其師立吾上人謀所以新之而予捐資叁
拾緡首爲之倡自是而宰官秀士隱那長者俱皆欣
然割囊而助隨其多寡具足功德未幾而輪奐燦然
莊嚴儼爾使佛日長懸覺天不昧皆喜捨善度之力

也於是相與伐石作記用列其姓名於左以垂不朽
庶後有興起者常新之以至於千萬劫焉可也

重新聖廟碑文

國朝
邑令王運禎

自古育人才敷教化莫先於學校故聖代右文首重
釋菜之禮哲王問道爰欽雍齒之班由國學以迄郡
縣莫不崇隆宮墻輝煌棟宇俎豆報享大典於昭誠
盛事也永新學宮面義嶺而帶琴川拱禾峰而屏騶
麓遐思當日文章淵藪相業翩聯雖曰人文傑出然
非加意學校豈遂有濟濟譽髦作王家之禎者乎我
皇上踐祚以來日御經筵敦禮儒臣更飭內外郡邑尊祀

聖人培養士氣無何吳逆煽亂永新地連荆楚荏苒
竊據學宮鞠爲茂草辛酉冬予奉

天子命司牧是邑目擊頽殘旦暮圖維欲爲

國家作樹人之計必先取聖哲之式靈學士之仰止者
綢繆妥侑俾耳目未新者藉以鼓舞之意氣不張者
從而振興之但四境初平物力告匱問之公帑不能
索之民篋不可烏容以育才敷教之地致興黍離麥
秀之歌用是捐我俸貲鳩工庀材棟樑維舊而櫟題
新焉地勢是宜而坊級固焉門楹祠祀整理而丹雘
之配享從祭分晰而位置之罔後前規毋畱後觀鳴

呼向之鞠爲茂草者一旦得復舊觀將見學士之耳目意氣咸踴躍思奮國家於以獲樹人之慶或不負奉

命司牧之意耳雖然永新疲邑也今固堂庶告成矣後之君子倘聞風而踵美焉斯庶幾其常新乎

重修永新縣志序

王運禎

從來太平一統之治未有如

今日者也晉天率土民歌衽席之安兵恬枕戈之樂所謂蕩蕩寰區巍巍

世奉

詔下纂修

國誌遍採九有之風聲六合之版輿頒行遐邇廣爲傳採禎以初礪末品康熙辛酉仲冬奉

簡書來牧斯邑茲乃躬逢

盛事敢不悉心諮攬以上副

國家之鉅典哉夫永新隸吉安之山陬地接楚壤水滌洄乎琴亭山崢嶸乎禾嶺粵稽昔之賢豪萃然興拔斯固地靈人傑煥然一名區也殊遭逆氛兵燹之後士氣不振生聚少繁城池倉廩盡爲秦莽較之往昔則不相逮矣雖然地以人靈物以時茂安知今之才

者之不應

至治以蔚起耶歿之邑誌自故明萬曆六季邑紳尚書尹公臺蒐輯迄今百有餘載矣我

朝定鼎以來繼無重修不第版籍燬燼卽舊章具在亦不足爲

當代之規模禎於是遍詢部臺僅得殘編蠹帙廼諏於癸亥仲秋之吉延集名彥公爲訂輯計卷有十日十有一雖曰率由舊章然昔之冗者今得爲之簡矣昔之闕者今得爲之增矣更採時風以及三事六府之要廣爲評推洵無遺力僨工剗劂繼晷焚膏是誌告

成也是誌也實永新之矩畫也實我

國家之章程也且不特此也向之黷宮傾圮者禎先捐俸修之夫學校旣興士氣其可振也向之子女徙遺者禎先竭誠招之夫哀鴻旣集生聚其可繁也向之城池倉廩鞠爲蕪莽者禎卽庀材葺之夫中外旣飭封圉其可固也噫禎一介耳有何德能於斯地而敢撫其侈言蓋以身旣爲斯土長而期於斯土之人士應地靈而聿新者有厚望也斯土之風教同

國祚而肇興者有深幸也禎故曰地以人靈物以時茂意在斯乎是誌告成也正以垂之於永新億萬斯年

也正以為我
國家億萬斯年之典模也薰沐謹為之序嘗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仲秋之吉

仙復菴記

王輔

仙復菴古蕉林也因仙降乃更今名後倚仰天湖天
將雨湖滃然出雲右為鳳山兩翼欲飛泉出篁竹之
間石竅七飲之味淡而永前有桐林坐其下輕風吹
人衣環蕉林而瀉者玉帶泉也泉聲乍大乍細如奏
宮商小橋口枕流謂聽之可以洗耳也由橋步入不
二門蓮花庄大士在焉閣則仙之所降者也登閣而

坐青山在上流水在下白雲來往於几席地雖僻而
有烟波千里之勢兩樹高古就樹為軒曰予一樹出
屋之上諸子對花展卷書聲與花香隨風出樹間耳
目所接如從方壺貞嶠遊也丁巳予署縣事問俗至
此心異之噫秦漢求仙於海外而不得今偶從人間
得之可無記乎築是菴者曰龍子魯青賀子待人

永新縣清屯序

邑令 黎士弘

令之尹斯土也治民之事得三治軍之事得七僉運
難也而徵屯尤難運不均而軍逃屯不清而軍亦逃
究則屯事敗而軍事亦敗矣永新所之為屯約一千

坐格

三百餘兩往者軍累官累而民亦累歲庚戌巡撫七
司空董公有歸屯并縣之請

諭

既下予隨進掌故問田之荒熟幾許曰無考也問田
之坐落何所曰無籍也仰屋坐嘆恐痴兒不復了公
家事繼乃思置令之謂何而敢以百千之財賦等傳
舍也適所之軍餘江有亨史漢之陶叔梅生桂吳贊
公陳開泰及武吳洋等有甦軍恤屯之請予不敢憚
煩乃合通邑一百八十三里之田畝而比櫛之某鄉
之屯為荒者若干為熟者若干今承耕者實何戶敢
漁隱者罪無赦逐戶勾稽竭手口之力約畧五閱月

其設局成冊亦十易稿而後得當繼以為田清而仍
立屯甲前累常在也乃設為附甲帶徵之法糧則彙
徵田則區別兩年中輸將踴躍額賦無虧實未嘗鞭
一人置一獄則斯舉之有造於通所也豈淺哉聞之
院司郡公咸以為便民許彙冊成刻示將來因念邑
之為累者二曰屯曰運屯事既竣擬僉丁運船亦欲
勒成一書以垂永久事難畫一遂爾中罷剔釐有心
而竟留此未就之緒是余之所為抱愧者也今余量
移以行矣望後之有事茲土者視國事如家事望比
邦之大夫士庶視家事為國事於協濟玖分陸厘分

更立長策以變通其窮不獨補予之所未逮而永新之爲永新尚猶在可治之邦也夫康熙辛亥八月之望

燕堂新藝小序

邑孝廉 龍科寶 四卷

予嘗喜讀畫舫齋記壬子冬都門小寓半邊畫舫耳
意外人馬之行聲與冰牀相亂予視之如西湖春秦
淮夏洞庭秋也文成帙無可存者聊以存吾半舫中
落落難合之意亦不肯徒索長安米

三畏堂記

永新協守 李浹發 東昭

余守茲邑之明年因舊堂而新之伐其衆翳完其垣
墉植竹梓種菊桂邑之諸君子相過而喜曰斯堂也
可琴可書宜詩宜酒莊生所云至樂其在是乎余曰
不然孔顏樂地莫非由敬生也蓋儒者之學始終一
主於敬自達者觀之必以爲拘而多畏而不知不愧
天不忤人對聖賢之書而無歉天下之至樂未有過
於此也若夫仰觀大鵬之飛也俯視鯨魚之游也非
不閒適自得而卒流於晉人之放曠如使常存敬畏
則亦聖人之徒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今取以名吾
堂諸君子皆曰昊天曰明畏天命也出事公卿畏大
人也監於成憲畏聖言也如此則日處竹栢菊桂之

閒彈琴咏歌先王之風無非孔顏之樂地矣余曰然
遂記之

迎薰亭小記

李浹發

人何爲執四皆以言風也夫風行於空如絃發於指
殺機相迎則北鄙之聲傳和氣相迎則南薰之音奏
人之受風亦猶是也故吾家大白云誰謂秋氣悲我
覺秋興逸視宋玉悲秋其胸次固海濔矣然則虞廷
解慍之謳迄猶鼓動於

聖朝安在其不被諸四序播之九有乎余奉

天子命來守茲土亦旣風不鳴條矣卜署之西別構一亭

公餘燕閒披襟徜徉於斯覺習習兩腋無非惠好襲
人遂名其亭曰迎薰雖然余得無自私也乎迎兩間
之薰風納諸懷抱卽取諸蒲懷之薰風布之民間但
願禾人得之且勿私之使千里同風不益冷然善哉
待月亭小記

李浹發

亭固宜水水亦宜亭而水邊之亭尤宜於月禾署之
傍有廢池余深而方之中置一亭或曰是宜於水或
曰是宜於亭余曰是尤宜於月夫何地無水而水未
必亭何水不亭而亭未必月惟茲亭也旣得水而清
復得月而明致足樂也今夫物之清者或失之不明

余故於公政之餘輒徘徊於茲不但臨清流而觀亭
實且待明月以同心因顏之曰待月而系之以詩

高峰菴僧戶紀畧

邑諭樂麟

詳夫高峰乃吾邑之勝地開山則有受峯長老飛錫
則有寶華和尚中間有功於茲山者代不乏人而實
相講師爲最著自昔宗伯尹公偕衆倡建以後僧日
衆則田日多其田得於檀越者什之三得於僧置者
什之七遂成大招提嗣而田多役繁於是差徭之苦
與俗無異今邑侯王公體前藩臺併畝之意於高峰
田立爲僧戶名曰蓮峯附載耑尾止輸正糧永免差

徭在吾邑從無僧戶今始有之此非但別僧於俗且
不欲以田累僧而使住斯刹者得一門深入宗風不
墜是則王公之初意也予特記之以告夫後之同志
者今住持寶華忍四世孫弘道人

重修永新縣學宮碑記

邑令趙作霖

新於吉爲西南名區禾山磅礴數百里其下爲龍溪
合琴川勝業之水滙爲大江環遶於城南而東注風
氣完密人文蔚起有宋迄明兩劉文安公以文學相
業著名當世其他經濟名臣文人逸士忠孝節義之
奇後先輩出志不勝書科第之盛視九邑稱最焉

本朝版圖以來士之業於學宮者彬彬然不乏其人而春秋兩闢獲雋者寥寥豈山川靈秀之氣時有盛衰抑吏于茲土者教育人才之道或又未至與予於丙寅之歲來牧是邑時去吳逆流毒之日未遠城郭瓦礫廬舍坵墟縣署數楹湫隘不蔽風雨次日祇謁

文廟都堂廡圯毀階除汙萊茂草之嗟心焉傷之竊自念學校者為政之本也以育人材以廣風教莫先於此由國學達乎郡邑靡不崇隆其棟宇輪奐其棖題實實枚枚以妥以侑俾諸生入學鼓篋游息講肄其

中仰而企俯而思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學究晰乎經義治事之理國家收其實用閭里式其懿行所從來遠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壽考作人特修闕里

聖廟親洒

宸翰恭贊

至聖以及四子其所以廣勵學宮譽髦斯土者重且厚矣幸忝司牧視其敝壞而莫之治甚非所以宣揚

聖教肅恭將事之職也於是蠲金僱役陶甓簡材舊者新之頽者葺之僅存瓦礫者經營而構之自禮殿以迄

樞星泮壁之間啓聖鄉賢名宦之祠莫不

改簷易礮峻宇雕楹丹青塗墍畫成五色雲霞染楫垣墉共仰千年鼎峙凡所以妥神而合食者煥然其畢備焉落成之日仲春上丁牲帛尊簋升歌象管率諸生釋奠於庭斯時祇將駿奔執事有恪爰進諸生而告之曰三代之學所以明倫孟夫子言之詳矣古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德六行六藝所以教之者甚悉程子亦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其道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然必環泮水以異其宮遠市廛以一事其志朝而遊焉夕而處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蓋其居

業也專故其成材也大今清廟奕奕周物備制罔敢襲焉諸生顧瞻几筵泳游芹藻尚其敦德行而後文藝勿以利祿縈其懷入而孝弟稱於鄉出而仁義施於國庶於

國家建學育士之義或有當乎繼自今人傑地靈科名蟬聯蜚英騰茂黼黻隆休上紹乎兩劉文安公之盛德大業次亦不媿乎尹劉顏賀輩之文章政事忠孝節義焉人才盛而風俗醇下吏獲藉手以報

朝廷育才之意亦與有榮施矣是為記

譚烈婦八磚記

賀貽孫

宋季永新鄉進士彭震龍帥八姓忠義從文信國勅
王信國兵敗震龍猶固守永新同邑叛人劉槃者初
仕宋爲大將降元引兵屠城震龍等皆死之是時譚
婦趙氏夫婦聞變抱其三歲兒隨舅姑匿學宮元兵
至殺舅姑及其夫欲汙趙氏趙氏憤甚抗聲大罵賊
怒殺之并刃其子血流聖殿八磚若婦人抱嬰兒狀
時元十四年七月十九日也有屠者伏樑上出爲人
言甚悉久之有司謁學宮見血磚滌之不去磨以砂
石又不去復煨以孟火乃更鮮明其後明季知縣某
以歲久磚壞築土和灰石以塹之其厚三寸須臾血

痕出塹上如前狀至清順治庚子知縣王登錄復加
塹焉厚倍於前塹血痕復出新塹上如前狀時已閱
三朝四百餘年矣余乃覩入磚而愴然嘆也方元兵
之下江南也駃騠騰雲旌麾蔽日雷轟電掃海沸山
搖豈非一時蓋世之雄哉然何以力足以斬炎宋磐
石之宗而不足以折閨閣芳烈之氣勢足以遏錢塘
涌天之潮而不足以滅升斗濺地之血威足以屈二
百州厥角稽首而不足以禁一婦人切齒咋舌則是
江南已亾豪傑已死而趙氏之心獨不死也夫惟趙
氏之心不死是以趙氏之血不磨遙想其時慷慨

情憤罵之狀蓋已震天地哭鬼神貫金石而薄日月
矣八磚淋漓豈偶然哉嗚呼傷矣火德衰矣元運新
矣北轅駕矣南舟覆矣彼亂臣賊子附驥助虐以爲
聲靈與天無極也豈知轉盼八十年欲求奇渥溫帝
蹟雄圖於沙漠穹廬間但有朔風積雪凜人肌骨而
彼伯顏張弘範諸人功業旂常甲第鐘鼎鐵券帶礪
已與烟草同其銷沒矣若所謂叛人劉槃者不但人
骨俱腐并其子孫亦自削其家譜名字以滅人耳目
獨此八磚敷敷斑斑輝耀學宮千秋萬世傳之無窮
然後知波時幅員之壯兵威之強以八磚視之不過
劍首一吐呀蜉一瞬而已後之亂臣賊子過我宮牆
徘徊八磚之間其尚踟然動心也夫

忠義潭記

賀貽孫

永新城西袍陂有水渟泓清碧名曰忠義潭宋元改
革之際邑人鄉進士彭震龍文信國妹壻也與其友
蕭燾夫張履翁蕭敬夫顏思理等合劉氏顏氏張氏
段氏吳氏龍氏左氏譚氏八姓豪傑起兵勤王以應
信國空坑之敗得震龍兵再振及信國復敗震龍等
嬰城拒守至元十四年七月邑人劉槃者爲宋將有
功歷官制使忽降元引兵襲破永新震龍等皆被辜

不厲死之八姓豪傑義不降元又不欲以頸血染
亦率其族三千餘人同沉潭水而死此忠義所由名
也嗚呼忠義於人大矣哉震龍諸君子無位於朝無
詔於國破家捐軀矢死靡他斯已難矣若夫八姓三
千人者不過山陬窮民聚族執戈以抗強元至於抱
石沉潭不遺苗裔後世史冊誰有紀其姓名者悍然
爲之不已甚乎嗚呼此其恩仇之別所勃勃於心者
非一日矣今夫不共戴天之仇吾君猶吾父也趙宋
十五君忠厚遺澤沁人骨髓一旦逐其少主驅而溺
諸海濱以飽魴鮪八姓豪傑何如切齒扼腕寧甘遠

心及頽苟活偷生而前後殊轍哉是以信國一呼八
姓同應信國旣敗八姓同死八姓之死爲宋死耶爲
信國死耶以爲爲宋死耶從古亾國不止一宋未聞
有以黔首三千人同死社稷者今日之死悲宋也其
悲宋者所以仇元也以爲爲信國死耶從古忠臣不
止一信國未聞黔首三千人同殉一忠臣者今日之
死憐信國也憐信國者亦所以仇元也天下忠義仇
元者衆矣曾未能回天挽日收功業榆而山陬窮民
填海移山不程其力及其弗勝沉溺無悔區區之志
固可哀已至今泊舟潭上者陰雨晦夜當見金戈

馬出沒馳驟於洪崖蒼波間風響樹杓水湧石怒
有叱咤怨恨之聲終夕不休其爲我醜酒以告曰元
亾已三百年矣其尚神遊大虛陰扶正氣於天壤毋
徒與此方蛟螭蚪龍爭王長也是亦信國及震龍諸
君子所樂許也夫

春星草堂記

賀貽孫

黎侯未至永新之先邑闌無人城內積礫叢蒿虎伏
蒿內傷人嘗入廐攫鎮解馬噬之轉燐夜見如炬鬼
兵畏緋介而馳於市逐之則登樹而嘯風雨晦明人
鬼相搏公廡慄然有殺氣入城門者皆遭賦纍囚涕

泣滿道盍久矣其不可爲邑也戊申仲秋黎侯涖止
政尚廉平與民更生城居雲集市井懽騰虎弭於野
鬼恬其曹侯乃樂民之得所也於廡側鑿坏爲池構
堂其上額曰春星草堂而榜其楹曰靜坐曰讀書稱
草堂者榛荆初芟志儉也稱春星者戴星涖政咏杜
詩而觸懷志勤也稱靜坐讀書者志治也志暇也余
繹是言而有感焉古之君子學道愛人簿書優游若
有餘閒單父之鳴琴彭澤之飲酒是也乘物以遊心
油然自適而斯民生趣裕焉其視琴酒與簿書以爲
督學道之所寄而已矣鏃急之政上煩而民蹙下

而吏勞簿書之外且不知有琴酒而况靜坐與讀書乎未有不靜坐讀書而學道則未有不學道而愛人者也侯之文章妙天下智周衆務而泊然若無一事盖其學道深矣學道者靜坐讀書之閒琴酒寓焉簿書理焉民動如烟我靜如水民耕而暇我學而優凡一日之內目覽耳聽手判口訊其出而與民更生之時皆靜坐之時而所爲行仁講讓止暴禁奸其出而與民更生之事皆讀書之事然則隨時可以靜坐隨時可以讀書也而區區者猶求之於隱几挾策之末則過矣余故邑人之黃耆也亦樂得是堂而慶之遂

爲之記云

姪女秋安遺詩序

賀貽孫

竹隱樓遺詩者族兄州守公女所作也及笄時已有咏雪之風迨歸明經龍公專意爲詩其詩穎秀莊重久之盈筍外孫因菴以文章見知於廬陵令于公公聞竹隱名索其詩見之擊節爲梓以行世梓成名人爭相傳頌晚年詩律益細性好佛架小樓於竹間謝遣人事禮誦不輟所稱竹隱居士者其自命也暇取半幅紙作大士浮海像海潮怒立魚龍變眩大士跌坐其間鉢衣縞髻妙相光明令人因敬生悟昔李不

時畫長帶大士在普陀絕頂煙巒蒙密帶長飄渺
呂咸謂伯時畫有禪意今竹隱所畫亦自有詩意矣
因菴孝子也母歿每捧遺筆哭失聲乃取新舊詩重
爲梓行以母所畫存者無幾但使吾母詩存如畫存
卽如母存焉噫是亦古人昌歎羊棗之遺思也夫

水田居激書自序

賀貽孫

吾邑禾川之水奇於諸邑自安城烏兜涓涓泉流出
吾西里合衆流而始盛又從西順流合南里諸水繞
城而東紆折二百餘里爲瀨爲瀧爲灘大小四十有
可皆巨石橫江水從石隙怒凌而出若從天墜下至

廬陵始待安瀾而休焉其石之狀如虎蹲如獅踞如
相枕相藉相搏其波之狀如鷺跳如鴻起如馬奔如
相逐相蹴相踏其水石衝擊之聲如雷轟如山摧如
百萬軍中鼓角喧而砲響震也然試離水而觀其石
皆峭厲廉悍無所可用當其在水則盤雨迴風變態
莫測乃知禾川之水所以稱奇者此峭厲廉悍無用
之石激而成之也惟人亦然使皆履常席厚樂平壤
而踐天衢安能發奮而有出人之志哉必歷盡風波
震盪然後奇人與奇文見焉姑取吾邑往哲臨流而
數之有其人道德而文經緯者此禾川之飛瀑落

濺沫入地灌萬畝而沃三時者也有其人剛毅而
豪邁者此禾川之玉柱倒撐銀河捲浪斷虹霓而起
霹靂者也有其人節烈而文悲憤者此禾川之豐隆
叱馭阿香迴車怒馮夷而泣湘娥者也有其人狷潔
而文芳冽者此禾川之蟾蜍濯魄赤烏飲泉奉芙蓉
而泛芰荷者也是豈禾川英靈萃於往哲哉但往哲
能不負英靈從風波震盪中激之而成耳激之而其
才始老激之而其知始成激之而其學問思辨如資
深而逢源激之爲用能使人暢者鬱亦能使鬱者反
暢能使人恬者怨亦能使怨者反恬其鬱且怨者生

人之大情而其暢且恬者知不可奈何之天而安之
若故臨不可奈何之變而守之不移此非往哲之有
道者不能也予生長禾川瀧灘之間習於水石之險
久而忘焉自壯至老遭逢亂離出死入生習於人事
之險如没人操舟無時不在風波震盪之中久而又
忘焉當其忘也鬱者皆吾暢怨者皆吾恬風波震盪
皆吾平壤天衢吾豈有二視哉近著一書其志近恬
其氣近暢其文辭近忠厚而惻怛初未嘗有鬱怨之
意然以余自揆之非備嘗鬱且怨之曲折必不能蓄
此恬暢之志氣非熟經風波震盪之變態必不能

此忠厚惻怛之文辭猶之泛舟禾川非身從水石相激而出不知瀨與瀧灘所怒凌者卽此安瀾之水也激之爲用豈漫然而已哉書篇頗繁爲兵火燬其大半僅存四十一篇名曰激書蓋深感夫激我成我者之德故記而述之使後之見吾書者由吾激之一言推而廣之則雖滔天橫流皆可作安瀾觀也

遊梅田洞記

賀貽孫

遊之道有三於東山取曠於康樂取豪而子厚取幽取寂焉斯備矣邑東二十里爲梅田從田中垒起石洞有三玲瓏空幻奇怪秀特之態飫人耳目遊人騷

客艷稱之茲不具紀紀遊焉蓋嘗屢至其地矣憶兒時偕數少年躡屨尋穴舉燎而入直達突隧凄神寒骨自喻適志以爲樂也癸未八月晦日偶與釋大冶過友人龍仲房家飲醉乘興遊焉仲房善謳冶善笛按笛發謳嗚嗚啾啾迸出石竇衆竅迭應破石穿岷引而愈長謳闕忽有弁而騎者數十人擁戈鳴角而來下馬張樂樂在洞上其聲在下如墜如崩旣而馳驅田野懸的習射箭落鳴叫角鳴馬嘶皆與三洞聲相吸應忽焉內洞砲發石過響留其聲鬱忿百穴盡怒如獅虎群哮如海潮疊震如有百十霹靂交闐穴

中排擊衝突良久乃已遂鋪茵羅坐邀余三人爲之
客刺肥烹鮮痛飲至醉揚鞭散云仲房顧謂予曰今
日之遊意曠而致豪境幽而神寂彼弁而騎者助我
樂興不淺矣不識彼亦知此樂乎余曰亦各有其樂
也雖然子厚氏不云乎永州山水凡有異態者皆吾
有也永州山水閱人多矣而有之者獨一子厚前此
者不得與焉子厚去今千年矣讀其書者鉅鋤小丘
仍屬子厚後此者終不得與焉今茲之遊吾三人將
何以有之哉有以有之則斯洞與吾三人共存千古
無以有之則彼弁而騎者其自視鼓角嗚咤之聲與

吾黨之謳吟絲管均也嗚呼梅田之爲梅田也久矣
孰有之哉遂相與賦詩而退

重修譚貞烈祠碑記

趙作霖

嘗論婦人以節稱不幸也婦人以烈稱尤不幸也然
果節成於苦烈出乎奇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雖在
婦固爲遭逢之不幸不可謂非名教綱常之幸也夫
旣關乎名教綱常之重將正氣塞乎兩間堪與忠臣
孝子志士仁人並光千古幸莫大焉又何必以遭逢
不幸爲節烈者哉余於康熙二十五年春王三日奉

文廟去學宮不數武有楹二間額曰譚貞烈祠心竊疑
之疑夫泮宮左右鄉賢名宦已耳婦人之祠曷附焉
爰詢紳衿兼考邑乘因悉婦姓趙氏爲古廬陵之永
新人殆宋宗室女也生有淑質適同里譚家子年二
十有七值元兵下江南同郡文丞相檄女弟之壻彭
震龍恢復永新無何天不祚宋爲叛將劉槃誘元兵
陷城恣肆淫殺無畏忌人民遁逃若鳥獸散婦抱所
乳子隨姑舅及夫倉卒走匿邑庠大成殿中兵隨至
掩殺而脅婦以從已曰否則亦如此亦當斯時也生
死轉移決此須臾一念間耳藉非乃心貞白而與日

月爭光天節堅持而與風雷並厲者鮮不失身爲活
計矣婦則厲聲詆詈曰吾舅吾姑吾夫皆死汝手矣
吾卽保身以全生猶不可况辱身以偷生乎之死靡
他誓不汝從也羣克怒其志不可奪母子遂遇害時
有屠者先匿殿樑上下瞰婦死事甚詳因爲傳播迄
今數百年禮殿血漬處宛然婦抱嬰兒狀弗信者磨
之燬之狀益顯迨明事聞於弘治中詔賜貞烈祠額
以春秋仲月祀焉嗚呼烈婦捐軀豈計身後赫赫名
而爲之哉彼惟確知綱常所係名教攸關非一死不
足以全身耳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斯誠仁之至一

義之盡不然殿庭血影何歷久而彌彰若是乎要
爲聖賢之所矜許而使其實式憑焉以示名教綱常
於不朽也有一死輕如鴻毛而重若泰山者其卽譚
貞烈雖死猶生之謂也但兵燹以來學宮鞠爲茂草
祠亦頽然風日中余忝牧斯土與有興行教化之責
向日簿書催塵冗力不暇給也迨今以來百務粗舉
何敢置黌宮於弗問爰捐俸鳩工由殿廡以及宮墻
無不起而金碧丹雘之亦旣輪焉奐焉矣此一祠也
脫不順加修葺則敗宇頽垣抑亦爲秋風破耳貞烈
之靈將安妥乎雖貞烈心懸今古氣貫山河不籍此

上木形骸爲住相第傾圮旣久漸就蕪蕪毋乃使綱
常名教之炳若日星者幾於淪滅耶因於聖殿工竣
之後續修是祠并將八磚血影圍護俾人禁足鞠躬
而視則觸目警心或亦維持風化之一助也謹以傳
諸邑誌者付之瑣珉不過藉以表揚潛德垂示來茲
云爾文之工拙不暇計也

新建永新縣常平倉碑記

趙作霖

國家統一區夏湛恩汪濊山陬海澨之鄉異域殊俗
之宇來享來王承流仰沐天下之安耕鑿而樂恬熙
念知識而歌順則者不啻登三咸五矣我

皇上慮周宇內心勞治安猶蠲征賜復賑貸時行戒諸邑而告以天庥之不可常恃也乃

諭天下州縣廣儲穀石以備不虞子矜俊秀聽以粟入國學復勸民間捐穀輸之官廩遇有水旱朝夕仰哺於是州縣靡然樂輸恐後官無倉以貯則散之殷實之家及蕭齋梵院城樓之地戒守不謹紅朽時聞余守官是邑凜奉院司憲檄設法收貯遂蠲金建厥庀材興工一匠一役悉予僱值以仰副

皇上愛民至意或有告予者曰爲政之道息事寧人匪教民情也興事就功匪忍民勞也今以備賑之故用民

力儲民粟此亦新民之所樂赴也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何事僱役以趨事爲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吾聞之先民曰君子舉事計其功而作之量其力而就之余幸邀一命以來牧茲土值昇平無事之日優游祿食而不出家財以佐

國家之役其何以仰報

君恩靖共爾位乎且新邑罹兵燹之後田疇廬舍一望汙萊今雖獲休養生息而民氣未復急征猛勤輸輓朝夕奔命之不給而又屬役授功以困之其若吾民何或曰春秋於浚洙城防新延廐則非之於復闕宮

泮宮修御原則善之今吾子凡有興作皆爲新民見
久遠惜物力不吝金錢以自爲功新之民若不知有
役焉徂安情竄後有大役而莫之應司牧者媿無以
繼也無乃矯之已甚乎余曰非是之謂也周禮掌邦
之委積治年之豐凶於荒政纖悉具備而專其責於
有司今建倉廩謹儲待職也何功之有矧人之欲善
孰不如我予安知後賢之踵事增華不愈於今日乎
吾之爲此舉不邀功不市譽聊以盡吾心焉耳於足
不勞一民不科一物爲堂若干楹爲廩若干座繚以
崇垣芻以木版氣樓戶燻燁不備其經始於庚午之

秋告竣於是歲之季計用工役若干材木若干石若
千甃若干移縣粟若干萬石儲於其中餘虛以待歲
入焉恐後之君子不量余勉奉

上令休息疲民之意或久之圯敝而不加修則余一勞
永逸之舉廢矣故記之以告來者

永新縣趙公新建大悲禪院記 張 洽

余友趙君滄嶼蒞政之初年憫新民之困於兵燹也
簡征寬賦釐弊剔蠹歲省新邑雜費萬四千餘金勒
石永禁以與民休息出其橐中資繕城堡新學宮葺
公廨建倉廩下至名賢之墓忠烈之祠靡弗修舉民

知役闔境晏如復用其餘力建大悲禪院以爲公
游息之地傑閣凌雲雕楹文礎莊嚴像設金碧輝煌
延禪僧老衲焚修其中威儀肅給鐘魚浩浩清淨道
場得未曾有屬余作文以記之余與君生同里仕同
郡姻好友誼安可以不文辭余觀佛教之興日新月
盛刹廟之創造伊蒲之供養自明君哲相以逮乎公
卿士庶之衆虔奉不違信施恐後者豈無故哉蓋其
立法也以虛無爲宗真實爲義自馬祖以後大慧以
前五宗分派法印相承皆性相圓通了無障礙至臨
濟標舉而立綱宗以玄要爲門庭爲之徒者融釋書傳

歸之教乘其言微妙深入又能超死生忘利欲足以
籠絡今古攝服智愚卽有聰明正直講學守道之儒
涉其旨趣莫不傾倒於心性之微言若夫素封之家
淳良之子則又惕於福田利益之說不祈而薦貨不
命而獻力此所以方袍圓領之徒盛推於世而積藍
鉅利遍名山而塞都邑也然以觀滄嶼之建是院也
其用心則異於是滄嶼生平尚氣誼不侵然諾慕袁
絲鄭莊之爲人慷慨好施予其天性也每言貪利者
有害於人慳財者無益於國故其持已也廉而用財
也義又慨夫新之民或競刀錐之末動滋訟獄不斲

金建院以示之所以風世也寶積經云一切財業非
是真實水火盜賊奸胥惡子五家有分世之人徒知
放利居奇視一錢若頭目腦髓之不可輕棄而不知
多藏厚亾五家兢兢百年勤苦一朝而盡今使新之
民入斯院也禮慈容聆清楚觀君之輕財喜捨感發
其善念破除其慳心則斯院之建未必非化民成善
俗之一助也後之君子優游泮奭於此亦足以見君
之嘉惠斯土矣是可書也

